

劉子全書卷之十八

門人董

易編次

文編五 奏疏 弘光揭

恭承新諭忍死引陳疏

臣以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削籍在里

聞撫膺慟絕誓不與逆賊俱生執戈而起前進會城與鄉

士民激同讎之義矢死死綏之心方在左右呼號聞恭遇殿

下誕膺天眷俯順人歸正位監臨宗社有君必已首與問

罪之師為先皇雪大讎臣不勝鼓舞忽於本月十七日接

邸報奉諭旨劉宗周起都察院左都御史著速催到任該

部知道欽此欽遵臣又不勝涕零顛絕伏念臣以豎儒歷

任先帝屢經罪廢兩月中臺寸籌莫展雖蒙大行皇帝憫

臣年老賜之帷蓋而臣負官溺職之狀久已擢髮難數一

且違此鞠凶痛臣工之作孽有自何辭一日班行如部院

之辜恩更深應服上刑不赦臣即不致死於賊亦當歸死

司寇其敢辱明綸而叨特簡他日濫用匪人之漸謹席藁

灑血守死待譴臣無任望闕哀號之至

奉聖旨卿忠直清

正朕從審邸知之遶國奇凶求救伸討特還卿總憲故爵

停意盡泐憂患相倚不得以難進為辭該部知道

君恩未報臣罪當誅謹灑血陳悃仰祈聖鑒以伸在

三之誼疏

臣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君臣朋友並屬大倫所從來舊

矣又曰不信乎朋友則不獲乎上當先帝在御於壬午之

冬正值羽書旁午調兵措食之時而臣恭逢召對稍爭言



官熊開元姜琛得罪事不禁迂戇致蒙先帝處分先與革職既而有會試舉人祝淵上書爭臣不當罷并奉有看議之旨隨該禮部議覆罰科候旨閒臣固未知祝淵何如也久之淵乃進而謁臣訪其履歷具道其詳並及所以留臣之故以其同鄉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嘗稱及臣之爲人也而淵過信之以成此誤舉臣因諫讓之不置淵自此遂交臣稱門下士臣攜之南還至去年冬月淵復奉旨以緹騎逮入京訊問當日上疏主使之入則臣豈能逃罪乎臣方席橐候逮聞國難神京旣破麟徵死之淵偶不死亦不逃相傳視麟徵舍殮扶輓南還乃束身於司寇嗟乎淵不忍負麟徵臣敢負淵臣非徒不敢負淵也淵之罪實臣之罪淵罪一日未明則臣罪一日未除而乃輒拜新朝之寵命上傷先帝知人之明則大負先帝矣負先帝不忠負淵及麟徵不信不忠不信又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仰祈陛下收回恩命仍理祝淵一案以正臣罪而若淵者并乞勅下法司俟其到部之日特與申理或仍照禮部原擬或援恩詔事例徑與寬釋則恩典出自上裁而非臣之所敢與也臣無任激切籲懇之至

奉聖旨卿忠臣祝淵義士吳麟徵能死國難不愧忠臣義士之友著該部將麟徵淵分別恤復卿宜祇遵新命前來受事紀綱法度風俗人心類爲一轉慎勿遲延吏部知道

甲申先生赴召途次擬言曰先帝無亡國之徵而政之弊有四一曰治術壞於刑名二曰人才消於黨論三曰武功喪於文法四曰民命促於賄賂所謂四亡徵也幸

有不亡者先帝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孜孜乎敬天勤民
憂勤恭儉之德實可光祖烈裕孫謀遂以啓陛下中興
之運必也明王道而斥霸功則刑名之路絕進君子而
退小人則朋黨之禍消省議論而責成功則文法之弊
漸重禮義而勵廉恥則賄賂之門塞而其要尤在求端
於政本之地鄉使先帝勞於求賢必得天下之賢者以
自輔何至以諸臣相繼竊據朝權釀成大壞極弊如今
日之不可救是以明主務聰明之實則必防壅閉之奸
凜兢業之懷猶不廢咨詢之益

慟哭時艱立伸討賊之義疏

痛我高皇帝以用夏變夷旋轉乾坤之大業而一旦爲奸
臣賊子所賣致國破君從亘古未聞普天同恨皇祖有靈

劉子全書

卷十八 奏疏

三

啓我陛下重建舊都正位凝命今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
讎固無以表陛下前日渡江之心而苟非陛下毅然決策
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此一時也先皇帝一
十七載之哀慕方深人人致死一鼓而進殺僞官擒叛將
以俘逆賊止在陛下先聲一震開真中興有道第一義也
而至於討賊之法施爲次第亦有可言者一曰據形勝以
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而圖江北淮安鳳陽安慶
襄陽等處雖各立重鎮尤當重在鳳陽而駐以陛下親征
之師中都固天下之樞也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
而南去金陵不遠以此漸恢漸進秦晉燕齊必當有響應
而起者今者東南諸路漸有起色事卽未可遽信但勅江
楚浙直間各固其圉合師以促賊如釜中魚耳自此併力

西北兼開一面之網聽其殺賊自效賊勢益孤賊黨日盡矣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地方之見賊而逃也總繇督撫非才不免彈壓無寄遠不具論卽如淮揚數百里之間設有兩節鉞而不能禦亂卒之南下致淮北一塊土拱手而授之賊尤可恨者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眷浮舟於遠地是倡逃之實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相率有家眷寄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又何誅焉按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罪皆可斬也而撫臣爲最必先治撫臣不律之罪而後可行於鎮臣仍請自今加重撫臣事權專責以彈壓鎮臣且不宜多設督臣以滋牽制之弊如此而後武功可得而奮也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今天下兵事不競極矣無故而施封典旣以長其跋扈而士卒獨不能宿

劉子全書

卷十八

奏疏

四

飽益增庚癸之呼將悍兵驕有自來矣今請陛下親征所至亟問士卒甘苦而身與共之乃得漸資騰飽徐張撻伐一面分別各帥之封賞孰應孰濫輕則量收侯爵重則并奪伯爵軍功旣覈軍法益伸左之右之無不用命夫以左帥之恢復焉而封高劉之敗逃也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旣封文臣隨之外廷旣封中璫從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旣破除一二殉難諸臣已經恩詔優卹矣此外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官而逃者有不受僞官而逃者又有在封守而逃者在使命而逃者臣不能一一悉數其人而於法皆在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憲將來而至於僞命南下徘徊於順逆之間相傳實繁有徒必且倡爲一種曲說以惑人心不特僞官僞并

眞官亦化爲僞而天下事益不可爲或陰陽詭祕爲賊行
開尤當顯示誅絕無墮狡謀行此數者於討賊復讎之法
亦畧具是矣若夫邦本之計貪官當速酷吏當誅循良卓
異當破格旌異則有安撫之役在無俟臣一一及之而臣
更有不忍言者當此國破君從之際普天臣子皆當致死
倖而不死反膺陞賞能無益增天譴除濫典不宜槩行外
此後一切大小銓除仍請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
之誠詩不云乎天之方蹶無然泄泄統惟睿照采擇施行
臣東身在道先貢血誠臣無任望闕哀號之至

奉聖旨覽

卿奏毋徇偏安必規進取親統六師恢復舊物朕意原是
如此至嚴文武惟怯之大法激臣子忠孝之良心與慎新
筭核舊官俱說的是朕拜昌言用策後效仍著宣付史館
該部知道

追發先帝大痛以伸大讎疏

劉子全書

卷十八

奏疏

五

嗟乎國破君亡何代蔑有惟是宇宙之所以嘗存而不毀
者止此綱嘗名教子以之事其父臣以之事其君不可一
日不明於世耳先皇帝身殉社稷正命考終凜然著春秋
大義燕貽之善遂篤我皇上以中興大業踐祚有日知無
刻不以討賊復讎爲事而獨怪廷臣中謀國無能旬月以
來無一舉動可以慰先帝之靈撫今追昔有不令人不髮
指者臣請得而追訟之國難之有勤王也自己巳以來舊
矣何獨寬於今日乃賊兵入秦踰晉漸逼畿南京師坐困
遠近洵洵獨大江南北寔然無恙也而二三督撫曾不聞
遣一人一騎北進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

之危亡而不之救如曰兵不成兵餉不成餉將平日料理之謂何平日既無料理勢不得不以君父爲孤注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旣而大行之凶問確矣敷天痛憤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又當不俟朝食而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圍之策卸兵權於閩外首圖定策之功仍復安坐地方不移一步此時總督尚有張國維親承先帝之命儘得便宜行事率諸撫臣鼓行而前淮揚上下蚤已廓清勢如破竹而國維久滯家園意在卸擔委君命於草莽而不顧他又無暇問已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又一夫諸臣不驟言進兵猶曰事無稟承耳殆新朝旣立之後臣謂第一義必先遣北伐之師矣不然而亟馳一介使賫以蠟書問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共激讎

劉子全書

卷十八 奏疏

六

恥哭九廟之靈奉安梓宮兼訪諸皇子的耗苟效包胥之義雖逆賊未始無良心而諸臣計不出此也更不然而亟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直搗燕都挾九邊諸督鎮捲甲叩救出其不意事或可幾而諸臣又不出此也紛紛制作盡屬迂圖天假之靈果令吳王諸逋臣一奏燕京之捷將置我南中顏面於何地則舉朝謀國不忠之坐誅者又一而更有難爲解者先帝旣已升遐發喪有日矣乃哀詔係何等大典而濡滯日久距今月餘未至臣鄉在浙如此遠省可知倘稽至期年半載而不訃是先帝終無服於天下也小功不稅君子譏之況三年之通喪乎止因諸臣先言吉禮而後言凶禮漢文而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則今日典禮之坐誅者又一至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

詔而及之乃廷臣不能仰宣陛下德意一槩徑用新恩卽先帝誅璫鐵案前後詔書蒙混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君父一也三年無改之謂何嗟乎已矣先皇帝一十七載之憂勤念念可以對皇天而泣后土一旦身殉社稷懼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於臣工乃如此之薄又何怪從逆諸人纍纍若若朝君臣而暮寇讎乎昔人云死者可作生者不愧仰惟陛下再發哀痛之詔將先皇帝一十七載遺事大書特書布告天下而後乃與問罪之師請自中外諸臣之不職者始春秋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從此大義一明人心競勸兵不血刃而天下服矣臣言及此臣死無恨臣無任痛絕呼號之至

奉聖旨覽卿奏正諭侃侃足資激發國恥未雪時切朕懷

奏內奉安梓宮兼訪諸皇子

劉子全書

卷十八

奏疏

七

的耗及力持先帝逆案俱久有旨了詔諭頒發已將一月浙省尚未至是何緣故該部知道

微臣再奉溫綸力疾中途不能前進仰祈聖明終賜

罷斥疏

臣蒙聖恩起都察院左都御史隨該臣引罪陳請卽奉不得難進爲辭之旨時臣方坐羸熒熒哀疚一面束裝又該臣賈奏引罪去後行至丹陽地方冒暑日久脾胃受傷遂增困頓續奉聖旨卿忠臣祝淵義士吳麟徵能死國難不愧忠臣義士之友著該部將麟徵淵分別恤復卿宜祗遵新命前來受事紀綱法度風俗人心賴爲一轉慎勿遜延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捧誦溫綸不勝汗惶不勝感泣乃者國難方殷君仇未復在聖明方篤教忠之訓豈臣子

隕首之圖惟是臣通籍四十四年猥以多病十九家居在
再逮老久已耳目半廢肌體全枯遘茲愍凶如不欲生既
感新菑益增舊劇卽今一俯仰一拜跪已眩暈不禁何望
趨朝之日敢希受事之能際天步之艱難豈任衰慵之尸
素況臺長何官關係紀綱法度風俗人心誠有如新諭所
及者而謂以老病如臣所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輾轉思維
惟有引身一決少道誤國之誅仰祈聖明鑒臣就道本心
與中道難前之狀始終萬無矯飾仍照先帝遺命賜之罷
斥俾臣得踰言旋屏息牖下翹首太平臣所謂雖死之
日猶生之年也臣無任望闕祈懇之至 奉聖旨卿忠義天
植留身正爲先帝復仇已至輦轂佇望見之行事豈宜潔
身自乖素志還者祇遵成命作速前來供職慎勿少稽該

劉子全書

卷十八 奏疏

八

部知道

明國是以正人心疏

未上

臣聞國之有是卽治道之所從出也天下之理有是必有
非而是非之途紛然是中有非非中有是此亦一是非彼
亦一是非惟大聖人立禮義之權衡而定是於一雖有似
是之非不得而干之故道揆以正法守以明世之所以嘗
治而不亂也臣嘗上下千古而以國是之晦明徵治運之
汙隆有斷斷不爽者遠不具論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取天
下於元人之手闢乾坤而再造揭日月以重光建極綏猷
蔑以加矣綿歷二百八十年以有今日方將與天無極而
不意氣數當升降之會人事有得失之殊外憂內寇踵禍
一時致先帝一身適遭其窮當賊勢之洶洶也廷臣有倡

爲南幸之說者先帝曰吁陵寢爲重烈哉王言論是非不
論利害於是君死社稷大夫死封疆士死制想見一代人
心風俗自是度越古今重光祖烈而所以佑啟我皇上中
興之業亦豈其微哉陛下於高皇帝爲繼統於先帝猶然
繼體也一時南國諸臣有忠於先帝者始有忠於陛下者
忠於先帝故聞訃若驚不敢遽信爲實然而事難一決忠
於先帝以忠於陛下故亟奉陛下爲社稷生靈主而機不
少需分之各得其心合之共成其是不意有小人者起而
挑搆其間特倡爲定策之說以搖在位幾欲成諸臣首鼠
之罪狀則誤甚矣嗟乎晉文霸主也而舅犯進仁親之說
千古以爲美談聖明在上豈忍聞定策之說凡今之爲定
策之說者皆邪說也以誤陛下則不忠之大者也而臣於

劉子全書

卷十八

奏疏

九

是乃重有感矣有一番鼎革則必有一番是非有一番正
論則必有一番邪說自神廟數十年來朝士異同之局實
起於國本以光廟冊立之遲也與三王並封之誤也而諸
臣乃羣起而爭曰太子天下本本不早建名不正言不順
禍莫大焉久之而冊立旣行羣疑猶未釋也其後有張差
之變以白晝闖青宮斃內官二人寬之者曰風癩嚴之者
曰有他變兩者皆不無有苦心而畢竟以告變者爲是風
癩者爲非則是非之一案也至光廟大漸有李選侍據乾
清要熹廟以垂簾故事而臺省諸正人若楊漣左光斗又
羣起而爭選侍踉蹌移宮其反之者曰安選侍畢竟移宮
爲是安選侍爲非則是非之又一案也其時又有紅丸一
案光廟一月太平天子其棄羣臣也實以李可灼進紅丸

而致之斃於是禮臣孫慎行以許止不嘗藥之義借劍輔臣方從哲其論本正而護輔臣者輒詆之爲多事則是非又覩矣此三案者其初本不甚相遠而其後浸成水火之不相下途徑一開戈矛愈競於是逆璫魏忠賢用事小人遂起而乘之不難借三案以殺天下正人君子又勒三朝要典一書以示中外識者寒心先帝初服誅忠賢毀要典盡理詔獄諸君子而追卹之國是大定矣而後此之爲小人狃狃未已也今者復有定策之說此亦不過偶然之倡論而既有此議論浸淫不已無乃與前而爲四乎臣以爲一朝有一朝之是非一事有一事之是非定策之說原與三案迴不相涉第恐相攻相軋不已則水火益甚機械益深勢必追理三案以求勝追理三案之不已勢必追戮諸

劉子全書

卷十八 奏疏

十

君子不難盡用其所讎而以忠賢爲大功元勳則南渡之業從此去矣今臣請一言以斬定策之說曰父讎未復爲人子者何忍言定策君讐未復爲人臣者何忍言定策惟陛下不輕行定策之賞而後臣子不敢居定策之功則今日之國是庶幾其定於一乎臣猶記英廟復辟一二奸臣倡奪門之說致擠于謙於死地賴英廟追悔前事而旣無補於忠臣之得禍至今傷之世廟繼統張桂諸臣議大禮其論本甚偉而楊廷和輩方依依不忘孝廟尤見忠臣之用心卒構大獄至今又傷之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嗟乎是非之難定久矣方要典之初出也人人以爲聖書而先帝報罷其時倡毀要典之說者卽今戶部尚書學士從容殉難之倪元璐也元璐而非忠臣則可元璐而誠忠

臣也豈其不明於是非之大較而過犯此非聖之法必不然已臣聞之羣言淆亂折衷諸聖頭者臣閱邸抄奉皇上有國是國體之諭臣愚不勝手額惟陛下洞觀治忽之幾默察忠邪之路一是一非何去何從則先以是非明涇渭之辨而後以一德協和衷之美體統正而朝廷尊推之一切大命討大典禮皆可以時措之而不謬於所適從臣所謂重開正始之運者此也

微臣報主無能謹抒一得以奉揚休命疏

臣於引罪之後捧誦溫綸備及紀綱法度風俗人心而倦倦以轉移之責委之微臣臣老病侵尋犬馬之伎已窮業已拜疏控陳而耿耿微忱仍有不容自己者姑因明諭推言之竊附對揚之萬一夫治天下莫大於紀綱固矣紀綱

劉子全書

卷十八

奏疏

十一

二字無所不該而獨以提挈之地責之人主之身所謂君爲臣綱是也則陛下其容以自諉乎惟陛下獨攬乾綱爲中外臣民作則使天下於此受紀焉其道利用剛而職之以要如古稱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兩言而畢耳於是大臣作法而小臣隨之小臣作廉而勳戚近倖皆隨之合天下之紀以奉一綱其誰敢爲矯命雄行如前日之譁於朝者而紀綱於是乎肅矣乃進之以法度陛下自深宮以及大廷皆法宮也行中采齊趨中肆夏皆法物也陛下第以法律身其教至嚴而禮其體也必使怠惰不設於四肢嘖笑不假於近習其所以爲民法之地者如衡誠設不可欺以輕重度誠設不可欺以長短也法立而度張自此百司庶府無犯義無犯刑無植黨營私無專權罔上以行之天下

之大一王之憲凜如也而法度於是乎修矣乃進之以風俗今天下所最爲風俗病者莫過士大夫方隅之見問方隅則不必問賢否入者爲主出者爲奴使天下靡然從之浸以成俗其間雖亦有是非邪正之辨而門徑旣分一成莫破小人日陷於小人永無反正之路君子益貌爲君子實有從邪之資究竟諉國事于不顧使人主受孤立之禍流風所漸下至經生士子結盟聯社互相傾動汲汲如狂天下之亂恒必繇之臣聞君子之德風也陛下第明示天下以蕩平之道謹提好惡之衡而不至以偏聽生奸獨任成亂又誰爲作奸作惡以干之者則風俗庶其有淳乎乃進之以人心人心之病自風俗而來已非一日矣所繇利祿之途競而忠孝之誼衰也陛下第以身先之止將雪恥

劉子全書

卷十八

奏疏

三

除兇一事時時從先帝起見而天下可以作忠矣且時時從先恭皇帝茹荼而天下可以作孝矣頃者都城之破其士大夫從容引義而死者可屈指數也此外固不乏讀書談道理雅負物望錚錚至生死一關奸僞盡見乃知士大夫心術之微真有不易言者而苟非養之有素教之有方猥欲襲取于當官危急之日亦萬不可得之數已則慎選師儒以爲學政重亦今日董正人心之首務也凡若此者陛下亦旣一一求端於身矣猶未也又求之設誠之地而得吾之本心焉剖之天理人欲之幾焉於是乎講學以明之躬行以繼之存養省察以密之夙夜以將之時親賢人君子以輔之又習之萬幾庶務以推驗之必使王心之純果如天道之無二無息而後王道之大自能通天下以推

準動化繇斯以往卽古二帝三王之烈亦何多讓焉陛下
幸無以二帝三王爲不可學也希淵亦淵希驥亦驥有爲
者亦若是耳語曰君志定而後天下之治成則圖之此其
時矣惟陛下無遺狂瞽賜之采擇宗社幸甚臣無任力疾
披陳之至

奉聖旨覽卿奏復

從祀綱法度風俗人心進而

求端於朕躬天德所以爲王道之本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中興有象匡濟無聞特陳陰陽消長之幾以資廟算

疏

臣聞天道有陰陽而人事應之其象爲君子小人君子小
人之進退則否泰之關也聖人嘗致嚴於始進矣於泰之
初曰拔茅茹否之初亦曰拔茅茹同一拔茅耳未辨所謂
君子小人也君子固自勉爲君子而小人亦自忘其爲小

劉子全書

卷十八

奏疏

三

人聖人從而微辨之則係不以貞吉又以廣遷善之門也
嗟乎辨之不蚤未有不以小人加君子者也而世道因之
已今天下誰甘爲小人者聖明御極之初如朝曦之出暘
谷萬物爭相見焉一時人才落落流品未分又孰辨其爲
小人者臣請質之事始矣方陛下之龍飛淮甸也天實與
之人曷故焉而乃有以護蹕微勞居功定策入內閣晉中
樞宮銜世廕宴然當之不疑者非先鳳陽總督馬士英乎
因以鳳督之入更司馬之出臨敵易將坐誤軍機亦士英
也於是先吏科給事中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搆成水
火之形矣於是誠意伯劉孔昭又以功賞之不均發憤冢
臣致朝端之上哄然聚訟紀綱掃地矣諸臣之品不同而
比類相從大抵有拔茅連茹之象焉於是羣陰翩翩起矣

借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燃灰寬反正之路則逃官可以汲引兩家賓客互相譏亦互相挾而其相與彙征而進者正未有已時矣於是閣部諸臣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與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計已疎何以言匡攘之畧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浸浸有尾大之憂維揚失事至不難譴撫臣道臣以謝過安得不長其桀驁爲要挾之圖則亦恃士英之羽翼也劉黃諸將又各有舊汎也而置若棋奕洵洵爲連雞之勢動曰不和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競啟雄心遺異日藩鎮之禍則皆高傑一人有以倡之國勢如此人心可知督師之伎倆旣窮北伐之聲靈盡挫宜其奄奄兩月我兵不能一步踰江北也幸逆闖之西奔敵騎已長驅入中國遂當飲馬江淮乎又無

劉子全書

卷十八

奏疏

四

間荆襄之上游何矣尤可慮者京營一旅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爲政樞貳佐之至先帝始設有內臣提督而其爲成敗之數可知也陛下立國伊始正可講求祖制以煥新猷而不意又有盧九德之命所稱居重馭輕之謂何則士英又有不得辭其責者矣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宦官又往往相爲表裏自古未有宦官典兵而天下不壞者尤未有小人羣起用事而專閫之臣能樹功於方域者語曰不見其形顧察其影仰惟陛下自爲社稷計首辨陰陽消長之幾獨奮乾綱亟勅士英仍出督師鳳陽駕輕就熟聯絡各鎮次第決用兵之策度諸將中仍有不用命者立以朝廷之大法處之繇此北拒敵西滅寇南收全楚惟諸將所至再啟茅土而士英遂并得以

功名終矣若今督吏可法卽不還中樞亦可自准而北歷
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而進將見疆場之臣旣
和於外廟堂之臣亦和於內合天下以成泰來總還一君
子道長世界以歸之朝廷中興事業終必賴之者也若夫
京營提督亦在陛下獨斷而寢之書之史冊允爲弘光第
一美政臣草野迂疎本不宜妄干朝政然念亂圖存耿耿
有懷亦借以報聖恩之萬一臣無任力疾控陳之至奉聖
旨卿忠言讜論朕所樂聞至於文武將相未盡調劑官府
內外多出權宜卿風憲老成速入來諸凡大政以俟面諮
該部知道

陛見禮成聞言引罪乞賜罷斥疏

臣以先朝罪廢之身首蒙聖恩起用力疾入朝業行見朝

劉二全書

卷一八 奏疏

五

禮訖臣分宜卜日謝恩稍圖犬馬報稱之私矣惟是臣前
日有陰陽消長一疏規及樞輔馬士英而士英遂杜門乞
休致煩聖明下詔諄諄示以和衷之誼臣罪滋大臣懼滋
深今天下何等時而尚容臣子急私鬪而緩同讎業已紛
紛有日況臣又益之狂瞽之說迹涉佐鬪何以自解乃士
英獨因臣疏追痛先帝而遂坐臣以目無君父又因以喪
服未滿自稱草莽而并坐臣以不臣天子則臣之罪且死
有餘辜臣不足惜將使天下遽謂先帝可忘凡痛及先帝
者卽謂之不臣是顯爲亂臣賊子立赤幟也而又何有於
皇上乎夫士英所亟亟於自鳴者定策之功也臣豈謂定
策非功臣信有功矣惜其所以居功者猶未盡也使士英
而果居定策之功則今日討賊復讐係何等急著使士英

既坐中書之堂復筦樞務之重三月以來何事不辦將謂東除西蕩立取讐人之首懸之闕下祖宗疆土盡奠版圖斯時策勳飲至周召方虎之業又孰士英若者而何意其至今全無下手也卽今江北四鎮岌岌乎分崩離析之憂士英不聞居中調度爲何事一味聽其各相雄長以自爲利遂使進無恢復之圖退鮮畫江之計日復一日敗局難收士英將何以保前功不終負恩皇上乎借曰別有機宜臣請翹跂俟之矣且臣聞之享天下之大功者必有天下之大器而成天下之大事者又必出之以戰兢惕厲之心今也沾沾定策之說不覺露之眉宇業已示人不廣而且欲以一己之功盡成天下首鼠之罪案天下其孰甘之詩人之美周公曰公孫碩膚赤烏凡凡臣願士英終以古

劉子全書

卷十八 奏疏

六

大臣之道自處而無挾褊心矜氣以待天下士使小人得借爲援致他日成黨錮之禍則世道之幸也臣所謂效其相成之義者如此若微臣罪狀果如樞輔所言惟聖明亟正典刑以爲草野無君者之戒倘或幸從末減量與罷斥亦惟聖恩之昭雪非臣所敢私冀者也臣謹席藁以俟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奉聖旨

微臣義不受辱以辱朝廷乞賜處分疏

頃該臣於途次坐病痛討賊無期不惜一言以責成樞輔欲其鼓厲鎮臣相勸於功名之路以報皇上之知遇非敢求多於鎮臣也而今者淮海鎮臣劉澤清遂發憤於臣至欲殺臣而後已雖未奉明旨處分然臣不敢自詭聾啞付之不問臣竊惟國家之所以長久而弗壞者恃有此紀綱

法度而已矣以正官嘗以範庶類中外文武之等秩如也
本朝受命二百年未有武臣參文臣者尤未有武臣無故
而欲殺憲臣者且未有武臣在外而輒操廟堂之短長使
士大夫盡出其門者有之皆自澤清始一時紀綱法度蕩
然盡矣至澤清所欲殺臣者朋黨之說也慨自神廟以來
朋黨之說倡而空國之禍積漸而不可解其開所稱爲黨
人久已丹沈碧化越一二十年而臣尚偷視息於人開世
方指爲遺孽至此臣當殿後而死矣何待澤清言獨澤清
尚自許國家勞臣乃敢遂行君側之誅如溫卓故事朝廷
安可置之不問臣忝大臣義不受辱仰惟皇上先與臣罷
斥一面將澤清原疏發下廷議應否誅臣少存法紀之萬
一卽臣罪應誅幸而不見殺於盜賊之手雖死之日猶生
劉子全書

卷十八

奏疏

七

之年陛下不見科臣韓如愈之死於非命乎然至今竟無
聞及之者時事如此良可痛矣臣無任激切控引之至

奉

聖旨

糾逆案邪臣疏

臣以衰病乞骸方在承旨未遑叩闕卽日接邸抄奉阮大
鉞爲兵部侍郎之旨從勳臣柳祚昌請也仰見陛下軫念
時艱急需幹濟至掄才之典遂及逆案之大鉞無贊導故
云如此則大鉞似應起用夫復何疑雖然是舉也所關風
紀甚大臣有不能付之默默者臣請遂言之大鉞之陷於
逆黨蓋以當年爭吏垣而不得致魏大中竟死於詔獄殺
大中者魏璫而大鉞其主使者也已經樞輔馬士英明言
之則大鉞不諱爲璫客可知大中風裁峻整操履凝寒人

方之元禮孟博故其死也天下尤惜之國家莫大於邪王
消長之辨而才譖爲次卽大鍼而才誠可用也臣慮其爲
黨邪害正之才終足以病世道則所爭於風紀之地者一
也祖宗故事九列大僚必用廷推主之者吏部而臺省主
封駁深得古爵人於朝之意乃者中旨頻降司農之後繼
之以少宰猶曰偶一行之得失參半也未幾而大鍼之司
馬又繼之從此廷推可廢一切部院臺省職掌皆繼此而
廢獨容此二三權貴人朝進一人焉報可暮進一人焉報
可而其爲斜封墨勅之漸有不待問者則所爭於風紀之
地者二也夫一大鍼耳樞輔言之而不果行臣意其必屈
體公議與天下更始矣夫何勳臣祚昌又繼承其風旨更
唱迭和終至取旨如寄而後已宰相之權如此將置陛下

劉子全書

卷十八

奏疏

六

於何地乎薦牘之紛紛也方奉明旨申飭大小臣工一槩
報罷而勳臣首犯之臣尤不能爲祚昌解則所爭於風紀
之地者三也臣聞名主賞諫臣又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
不採言雖隆盛之朝不可廢糾參之司也乃陛下於大鍼
之用預懸一厲禁曰不得仍前把持瀆擾前此誰敢爲把
持者有之則自樞輔與勳臣始而陛下且惟其言是聽
又何有於此外之羣臣瀆擾容有之亦仰承陛下納諫之
休耳然朝廷之上奸雄不至於盡逞者全恃二三骨鯁之
臣力持清議以陰折回邪之膽若并禁制之使不得言亦
將何所顧忌乎假令今而後舉國寒蟬相率爲唯諾之習
以取媚於上爲若輩謀則得矣而亦豈陛下所以爲社稷
蒼生計哉仰祈聖明特寢大鍼之命果度其才可用不妨

徐俟論定再聽廷推總之大鍼之進退關係江左興衰臣
去國之身在官言官不敢不盡言冀少塞報稱之誼統祈
聖明垂鑒

再陳謝悃疏

伏念臣以至愚極陋之資逮老餘年一旦遭逢明聖拔擢
崇階受事未幾遽爾言去報稱之誼缺然臣生非木石乃
心耿耿不覺呻吟於病苦之餘繼以滄零而不自禁也臣
聞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直士剖心尚矢垂死臣雖去國之
身苟得一言而死於闕下亦臣之幸也臣請遂言之始先
及其綱領之大者以爲匡濟之資而無取於迂濶焉可乎
一曰修聖政無以近娛忽遠猷臣聞古人之言及時閉暇
也蓋深有感於飄搖之際矣蓋國家不幸而有逆寇之變

劉子全書

卷十八 奏疏

九

繼之以強敵賴陛下中興奮起南服聲靈所及稍足褫敵
人之膽而緩其狂逞若需我以數月之暇矣惜未聞所謂
桑土綢繆也乃者紛紛制作一似不復有中原之志者土
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使令稍稍陳矣內豎充廷矣金吾
赫奕成畹駢闐矣讒夫昌矣言路厄矣官嘗亂矣有一於
此已足爲聖政累而況陛下悉兼之乎內修如此外攘可
知廟堂之上輒曰中原之役督師制之耳未卜將相和而
主豫附也則上流之布置又不必言矣此所爲徂近娛而
忽遠猷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臣聞目中必慧
操刀必割持斧必伐戒威福之下移也自陛下正位南國
以來中外臣子不曰從龍則曰佐命致陛下恩數太繁一
推恩於近侍則左右因而乘轡再推恩於大臣則衛部可

以兼柄三推恩於勳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於武弁則封爵視同兒戲於是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因而彼此雄長積爲犯上無等之習自此禮樂征伐漸不自天子出矣此所爲褻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日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臣聞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自古而然矣所賴清議一綫有以補救之而國是從此出焉至後世有朋黨之說小人以之加君子使君主眩於是非名實之間而莫知所適從勢不得不去君子而用小人釀國以空虛之禍如先帝末造可鑒也而今也反不難爲一二元惡大慙稱寃理枉至諸君子之後先死於黨死於殉國者若並有餘戮焉幾何而不令玄黃易位乎諸臣之言定策者一時攀龍附鳳誰敢與之共功名而動擠人以自爲利

劉子全書

卷十八

奏疏

三

遂至望風傾陷一網收之莫須之獄羅織動引三朝譏訕及於先帝揆厥所繇總之交游爲重君父爲輕親暱爲先國讐爲後身自樹黨而坐人以黨又懸坐以非黨之黨此所以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日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臣聞三代之所以爲有道之長者皆有仁義禮樂以爲維持天下之具而刑罰不與焉吾夫子推言之詳矣自申韓有刑名之說而秦用之以亡後世資爲炯戒至先帝之世其禍益驗而殺機則首中於溫體仁殺機一動殺運日開遂至怨毒滿天下而不可救也聖明御極湯網宏開萬不至仍陷往轍而近者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而遂科罪名未科罪名而先事追贓無乃傷於迫切乎假令異日有禹好善之巡方借成德以媚權臣又孰從而辨之又近者如

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嘖有煩言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
廠衛之設何爲也哉徒令人主虧損至德而傷三代之治
體此所爲急刑名而亡教化也一日固邦本無以外憂釀
內憂臣聞養兵所以衛民也至後世而遂以病民今且禍
中於人國如毒藥猛獸之不可邇識者每有去兵之說有
激乎其懲噎也不見前者淮揚之告變乎曾未幾時而高
黃二鎮又報治兵相殺矣朝廷設鎮各額兵三萬將雪恥
除寇是問乃不用以殺賊而自相屠戮而朝廷又爲之和
解今日遣一使明日遣一使何爲者乎今卽令諸鎮並篤
忠貞永爲藩輔可使天下之勢安於磐石而臣猶慮江南
一隅歲以十二萬之兵索十二萬之餉而且歲以十二萬
不殺賊之兵索十二萬不殺賊之餉此必窮之術也當事
劉子全書

卷十八 奏疏

五

者明知之而不敢言日擁諸鎮以爲重寧敢負陛下而不
敢失諸鎮之歡陛下又挾鎮臣以爲藩寧負百姓而不敢
失諸鎮之心則亦惟有加派橫征畜一二蒼鷹乳虎之有
司以天下殉之已矣此所爲積外費而釀內憂也臣言所
及者止此矣倘亦一時成敗安危之統繫乎其要尤在
首勤經筵之講漸復午朝之制時時以先帝之讐恥爲念
必復讐討賊以報先帝奏中興之業則繇此而舉聖政以
圖遠大之猷繇此而振王綱以收旁落之權繇此而明國
是以分邪正之辨繇此而端治術以開教化之途繇此而
固邦本以籌兵食之計皆可相因而至而繇此而圖寇圖
敵亦或庶幾有濟乎臣智識短淺敢遂以此存報稱之一
二倘蒙聖明俯垂乙夜之覽終不以臣言爲罪得寬斧鉞

賜之採俞宗社幸甚

敬陳中興第一義疏

南憲未上

伏念臣以老病迂疎過蒙恩遇得賜還山自恨出山一日
譽無報稱深媿平生從茲遠離闕廷不禁犬馬戀主之忱
再有傾吐少資黼座臣聞自古帝王受命而興未有不得
之於憂勤者也而其敗也必以逸樂至孟子稱天降大
任必先爲動心忍性之地以增益其所不能則彼蒼之玉
成聖賢又有如是者陛下以神聖之資爲上帝所寵綏起
自藩邸親歷喪亂艱難險阻備嘗之久矣側聞陛下監國
之初每以涕泗臨羣臣痛先帝之大讐未復也曰一切典
禮皆需之十年事雖萬不盡然於此仰窺陛下之用心可
謂動忍之極矣將緣此而祇承帝命建中興之業直翹足

劉子全書

卷十八

奏疏

三

以待矣臣乃慨然有感於動忍增益之說也臣聞之以古
爲鑑可以知得失臣嘗上下千古得中興遺烈可若而君
姑近言宋高宗說者往往以當時和議爲賊檜恨而不知
高宗之志久已忘父兄之讐惴惴焉惟恐身之不保爲二
帝續也檜乃有以中之然猶召李綱而成朝廷許趙鼎眞
宰相識岳飛精忠特不終其用耳而南渡之業畢竟得力
於諸臣居多臣觀今日之國勢未定也陛下卽欲爲宋高
亦有李綱趙鼎岳飛其人乎臣不敢信也并有賊檜其人
乎臣亦不敢信也卽有其人矣陛下幸而爲宋高亦何以
慰先帝在天之靈請從此動忍焉進之爲晉元帝猶然魯
衛之政也而王導之才差勝於秦檜一時羣賢畢集小定
偏安之業然任之太專卒起王敦之逆致曰王與馬共天

下則其才不足與有爲矣必也唐肅宗乎才足有爲而志不逮也靈武之旆大都其臣李郭之勳哉卒以姑息之政釀成藩鎮之禍願陛下進而爲漢光武光武起於匹夫而滅莽誅郎以有天下才與志皆可觀矣況有鄧寇諸臣戮力乎獨惜其三公失職權流嘗侍守成之業猶存乎見少願陛下進而爲夏少康周宣王時則有臣靡鬲方召爲之佐一旅之衆六月之師庶幾王者氣象矣猶未也願陛下遂學爲帝堯堯承堯廢之後亦中興者也夷考其德不過允執厥中一語開萬古傳心之統繇是以及舜禹湯文武而其爲之臣者臯夔而下可知也於是昌言之拜於是岳牧之咨於是有一德一心之眷想見明良會合有非偶然者陛下誠學爲堯舜禹湯文武則亦堯舜禹湯文武

劉子全書

卷十八 奏疏

三

矣又何患無臯夔以下諸臣乎學之要亦曰中而已矣陛下第反而求之心焉其爲偏倚與否其爲駁襍與否其爲過不及與否皆可得之於幽獨之中而時驗之於聽言用人行政之際必也時動且忍焉以其所能益進其所未能則幾矣今而後庶幾可不負上天寵綏之意而謂不足以雪恥除寇慰先帝之靈臣不信也臣觀凡人之心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自其憂勤而推之可以爲堯舜自其逸樂而推之雖欲爲宋高而不足陛下亦於已取之而已矣然則今天下豈遂無臯夔其人而不爲臯夔何至甘心爲賊檜而不足故曰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願廷臣交儆於斯臣自此行矣關河照然臣不勝摧隕欲絕之至

揭

請兵部職方司主事劉永澄謚典揭

時官太常寺少

聊 天啟壬戌九月十六日

職惟謚典之爲重於天下也爲其錄一人而千百人知所勸錄一時而千百世知所勸故也夫孰有以一人勸千百人一世勸千百世而非天下之至真者乎真品之難也或節義而真或事功而真或文章而真莫非真也而真理學尤難理學無三者之長名甚辱而託足反捷故尤難也明興萬厯間有故兵部職方司主事劉永澄庶幾其人乎永澄字靜之直隸寶應人自少英挺不羣年八歲聞塾師誦說文信國之爲人即欣然慕之設位禮拜識者已覘其趨操十三補弟子員十九舉於鄉自是刻苦奮勵立志以古

劉子全書

卷十八

揭

西

聖賢自期再上公車不第築土室讀書三年不窺戶遂成萬厯辛丑進士體羸不任簿書合授順天府學教授友人嘲之曰以子雅負用世才而俯首一經欲何爲乎永澄笑曰此中監立正自不少行當有以報卿耳至則訓士先行檢而後文藝型範備至怠者作之抑者伸之饑寒者衣且食之雉羔不及門多士翕正咸謂安定復出也未幾量移國子監學正訓士一如順天滿三載念大父年高請急歸是時四明相當國妖書楚獄京察事紛起正人短氣永澄固不樂仕也數欲上書論天下事輒以父命尼益憤惋不平作甲乙志邸中雜記其於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三致意焉嘗因災異修省奏記李宗伯請開言路尤屢奏記歸德相引狄仁傑處昌宗張九齡處林甫故事明君子決

小人之道當事者頗聞而惡之永澄遂去國三年父復促之官待補原官一載不報而母訃至永澄躃踊痛絕讀禮竟三年不入內寢近世士大夫行三年喪者永澄一人而已服闋抱餘痛不置依依子舍又踰年病瘵朝命卽其家起爲兵部職方司主事而永澄死矣永澄生有狂者之質每不可當世流俗士而尚友于古嘗銘座右曰士勉不爲惡人尤願無爲庸人勉不爲庸人尤願無爲鄉人故鄉人等之塗炭清者非苛古人遇之且暮狂者非矯此其立志也每讀書又卽古人行事披瑜摘瑕窺見至隱以爲反身之地嘗曰千古而上有某人某事却被劉靜之指其空缺處焉知千載而下無指劉靜之空缺處者乎嚶嚶自任如此永澄之學從義禮辨種而特嚴於取與嘗書薛西原囑

劉子全書

卷十八

揚

五

託之戒於座右終其身不渝人不敢以嗟來進至義所獨斷往往不避形迹或舉世非之不顧其於義利關可謂勘到至處永澄質甚癯長不滿六尺而神氣嘗周流宇宙汲汲以王道爲心生民爲念於國朝掌故兵屯漕儲之類靡不諳練有條貫思以見之行事雖處散曹而傑然身任天下之重時有不可則抱道而螻處愛君憂國之念發於至誠又若惟恐其身之不遇於世者因註離騷以見志字字可涕也繇今觀之永澄之於學真欲無一處可指空缺而後已而其心亦幾無一處之空缺其神苦其魄大其氣銳絕塵而往一日千里不勝隨竭力耗以死也屬纊之日披衣起坐襟稍偏顧其弟曰吾平生無敢不出於正者死而邪之非正也徐整襟曰生死之際可以觀人至是而靜之

幾無空缺處矣其未抵於大且化命也昔人稱陳孝廉隱
喪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陳白沙稱羅文毅以爲君子心事
如青天白日職謂近世士大夫惟永澄足以當之豈所謂
理學而眞者非耶遺文多散佚緒言數卷僅友人所緝云
今天下以講學爲詬矣其心曰吾殆未得眞者而與之孰
知彼之所爲眞者非佛老之影響則鄉愿之蹊徑猶葉公
之好畫龍耳又安知世有永澄其人乎卒遇永澄其人鮮
不望而去之久而嫉仇之不令其坎珂以死不已則真理
學之不顯於世亦已久矣職考國朝諡典其行自庶僚者
非大賢不與三百餘年僅如晨星永澄名位甚微事業文
章不多概見於世獨其一片眞精神之所豎立卓然不愧
聖人之徒值茲世衰道微理學不明之日而苟借永澄一

劉子全書

卷十八 揚

三

人以爲世疇矢使天下曉然知理學自有眞不必談性命
如佛老飾邊幅如鄉愿且使後人之繼永澄而起者不至
以講學取擯爲世大禁是所謂錄一人而勸及千百人錄
一時而勸及千百世者乎自在當世大君子主張之而已
議諡在邇伏惟查照施行斯文幸甚天下幸甚

薦陶夷齡公揭

崇禎丙子六月

同與名者王業浩

金蘭

具官某某謹揭爲特舉理學眞品以光盛典事竊照薦舉
之典功令畫定以守令兩途無非爲時艱計幹濟耳乃在
應舉諸賢固未可以守令限也況又限以舉主之品官而
曰三品以上舉太守四品以下舉州縣乎則當事者自將
有通變之術矣如詞林魯公元寵舉同鄉原任肇慶府推

官陞濟寧州未任致仕陶爽齡者殆當世第一流人物也
本官清真簡介生而有近道之資少與其兄文簡公厲志
講王文成之學至不憚旁參密證以求向上一路人稱二
難限於一第自廣文歷司李所至以其學顯而清標惠政
疏寬理枉尤著粵東上下交口頌之量移濟寧飄然投牒
林居六七載鄉閭奉爲彥方堯夫日與士子商求性命得
之者無不人人如醍醐之灌頂因而北面日衆遠近響應
文成學脈遂得不振於東越夫本官旣絕意仕進亢席師
模不愧理學真品一旦側名薦剡實足爲巖廊之光然而
百里非大賢之器審矣倘得台衡主持疏通於前例之外
斟酌夫政事之源特表醇儒處以師道輕則加銜六館重
則正席成均冀本官幡然出山則以之橫經論道興學作
人必有可觀者聖天子破格用人無瑜不錄無品不程而
獨於理學之士頗成空谷師儒之選未卜真才則所關於
世道興衰之際殆非渺小當事者能無首加意及此乎職
等皆例有薦士之責每相顧鄭重不敢以所未信者開市
恩之路而獨於本官在梓里中知之甚真詞林一薦已足
爲本官九鼎不勝擊節第恐循例擢用似於本官經綸原
本及薦舉微意尚隔一籌故職敢合詞以請用佐相成之
誼伏惟採擇施行世道幸甚

劉子全書

卷十八

七

文編六 書上論學

與陸以建年友一典萬祿癸丑下同

以建論學先提主腦不喜言工夫邊事一涉省察克治必掃除之

大抵聖賢學問只是三十而立為聖凡人關頭當此之時如弓之引滿而巧力自呈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今世所云掃除者自謂處處圓滿不知視聽言動間有少不極意處如告子之不得於心往往而是弟不從而求之強以危者為安耳迨其久也一概抹殺直自安之所謂為知其非有也聖學要旨攝入在克己即大中之旨攝入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上

與以達二

道形而上者雖上而不離乎形形下即形上也故曰下學而上達下學非只在灑掃應對小節即未離乎形者皆是乃形之最易溺處在方寸隱微中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即形上形下之說也是故君子即形色以求天性而致吾戒懼之功焉在虞書所謂精一在孔門所謂克己在易所謂洗心在大中所謂慎獨一也後儒所謂一所謂主敬立大本致良知一也又安見形色之謂下而性天之謂上哉是故無微顯無精粗無內外無之非下學則無之非上達又安見視聽言動非所以求仁哉喜怒哀樂非所以致

在慎獨更不說知說行周子學聖有要一段亦最簡截與克己隨獨之說相印證此千古相傳心法也

中和哉人情事變非所以立大本哉道固不涉空虛學亦
不落象罔此古聖賢相傳心法所以迥別二氏今世俗之
弊正在言復不言克言藏密而不言洗心言中和而不言
慎獨言立大本而不言心官之思言致知而不言格物遂
不免離相求心以空指道以掃除一切為學以不立文字
當下即是性字何怪異學之紛紛也故曰道不遠人人之
為道而遠人古人十五年學然而安不惑有多少病痛在
孔子所謂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顏子三月之仁往往
而是此學問思辨功夫所以終身不能已而不厭之學孔
子所以成大聖也執事提主腦之說蓋慮頻失頻復日月
之至無當於學問而不知孔顏已難之矣徒然其為躐等
之見也

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上

二

與以建三

以建有歸并一路之說

人有議子靜之學專歸管一路者子靜曰吾學止有一路
子靜之學專內而畧外信本心而遺形器未嘗不是卻未
免落在一路僕謂人心最初止有天理一路其紛然而歧
者皆人欲也下愚者流縱欲惟危無論矣我輩學道人雖
亦當下分曉但形生神發以來默默受制彼此相持姑與
中立及至調停不得全體墮落反生一種似是之理就中
脫出如說經便有權說天理便有人情說枉尺便有直尋
凡辭受出處生死以及日用云為之際無不皆然此又所
謂歧中之歧謬以千里者也子與氏曰舍正路而弗繇哀
哉學者繞看破時會須立判清楚永辭夾從只剩得赤條

條一路超然上達又何內外精粗之足云易曰一致而百
慮殊途而同歸此歸并一路之說也
與王弘臺年友應乾萬曆丁巳

伏惟年臺因病服藥發軔玄修逆復借途釋氏還證儒宗
合世間出世間法而一之猛著進步如陽明先生凡三變
而後進於道庶幾近之矣然吾儒與二氏終異途徑即陽
明先生未嘗不涉足二氏而其後亦公然說之且援子靜
為非禪則必有獨覺禪之為謬者而後人輒欲範圍三教
以談良知之學恐亦非先生之心矣讀年臺格致辨大抵
力提主翁以為印證物理之本而入者一齊俱到可為深
契文成之旨第其所為主翁者果即物以求之乎抑先物
以求之乎如先物而求之也則心自心物自物矣而復本

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上

三

心以格物是役其心於外物也勢必偏內而遺外矣焉能
格之而為能致之即其所為格而致焉者亦格其無物之
物而非吾之所為物也且致其無知之知而非吾之所為
知也且其所為誠與正者亦無意之意無心之心而非吾
之所為心與意也修齊治平一舉而空之矣此龍溪之說
所以深陷於釋氏而不自知也若即物以求心則物未嘗
外也而知亦未嘗內也即格而即致矣二者於年臺何居
焉陽明先生主腦良知而以格物為第二義似終與大學
之旨有異儒釋之分實介於此在先生固已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矣又何怪後人之濫觴乎世教滔滔願年臺
力迴禪熾直達孔宗以續斯文之脈因病服藥病已則止
不無望於今日昔有宋諸君子公排佛老始莫不沉酣其

昔而後抽戈以向之則年臺今日之謂也弟不知佛老安能闢佛老姑以爨爨之見妄試管窺以為受教之地云爾若執鞭自效則心許年臺久矣

答李生明初

宗頌卒未

明初言性善而率性之道有不善故先生答之云

性既善則率性仍是率此善之性而率亦無不善可知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以為善也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所謂性善全在率性之道上見中庸說道只是五達道五達道豈有不善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其嘗也不幸而至於臣弑君子弑父則豈其道之故哉君子道其嘗而已

劉子全書

卷十九書上

四

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小人之弑父與君未嘗不同此至善之性也而仁者見之謂之仁卒流而為無父義者見之謂之義卒流而為無君百姓日用而不知卒流而為弑父與君蓋習與智長而不自覺失之於不學故也小人無論矣即楊墨自以為學亦學其所學而非吾之所為學本天命之性以求率性之道不使之須臾離而已矣此之謂修道之教

楊墨亦性中之人則道亦性中之道教亦性中之教而不能不流為過不及之差只為蚤失一段戒懼工夫始以毫釐卒以千里雖謂之外性以為學也可

天下無性外之人則亦無性外之物物即道之散於事者今日性善而率性之道有不善則質之物理有礙

天下無性外之人則亦無性外之事事即道之措於物者
今日性善而率性之道有不善則質之事理有礙

子思子既言率性之道不可離豈非以性善道亦善故不
可離也今日有道善有道不善而槩曰不可離則將刻人
以善不可離即柳惡不可離即且曰率性則非作為此性
可知今日纔說率性便屬作為則質之子思子文理均礙
習既不能失性即以杞柳為枯槁而杞柳之性自在正是
雖習為楊墨小人而聖賢之性自在終不可曰雖習為大
聖賢而奇杞之性自在

率性之非性猶飲水之非水讀書之非書然飲只是飲此
水讀只是讀此書即讀此書未心盡此書之理則亦讀書
之功有所未至而終不可以讀為罪曰讀不是書另有書

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工

五

在何異檠燈而覓火乎且書與人終二物非人性比也率
正是性性卽是道習於善是修道之教不可以言率習於
不善是悖道之教不可以言率習可相遠率本一致

下愚之不失性非謂弑父與君是性只弑父與君而心有
不吝處是性他做此等勾當有多少陰謀造作來可謂率
性乎

古人言善都從源頭上無思無為處看來故曰性善道亦
善後人言善都從末流上有造有作處看來故曰有性善
有性不善有道善有道不善有造有作之善原無定名惡
亦無定名是故孟子以楊墨為異端韓子則以墨子為孔
子荀子非孟子於十二子之中近世李卓吾以秦皇武墨
為大聖人而學者又以李卓吾為孔子即陸象山以朱子

為偏朱子又以陸象山為禪此等善惡名目皆從私意識轉轉下度總不是定理若論源頭武壘未始非聖人所以亦是堯舜而非桀紂學者須從源頭上尋出本來人果是何等面目一切性道教是善是惡必知端的

學者千差萬錯只是不識性不是不識率性

答祁生文載熊佳辛未十二月

所云已私難克果是克之而知其難抑是未加克治之功而預畏其難若是克之而知其難則必能轉向難處克將去勢必自難而之於易矣且既云克已之難定須知已私下落與去來分數一一不差何須更問箇已從何處起又從何處克無乃正是宮牆外望語乎所云改過之難亦然改過與克已工夫相為表裏惟其原有已私做成病根故

劉子全書

卷十九書上

六

隨有一切過誤以為病症然卻不可全以過為誤過而誤可一改再改而不了過而故且得不立求了當橫渠云戲言出於思戲動出於為過而出於誤者蓋亦憂矣至所云好名之累正是此已窩藏之物一破一切破一除一切除業已苦於克已之難矣更問箇如何破除乎須知功台富貴亦不是全然不好題目只為私作一已看了所以做成種種是亂臣賊子家當若通彼君父身上又不成箇忠臣孝子家當乎此昔賢所以不容已於進取之念良是有說而天理人欲之幾亦可燎然而自決矣所云工夫本體只是一箇做工夫處即本體良是良是既如是說便須認足本體做工夫便不得離卻本體一步做工夫而今工夫不得力恐是離卻本體的工夫本體正當處只是箇天理工

夫正當處只是存天理若已存之自我則天理之外更無人欲何故又有天理人欲夾雜不能自斷之疑此知平日工夫未必本體也所云單言本體不免流於禪門掃除一切之弊此亦不容無說禪門原不識本體所以欲掃除一切而歸於空空之為言與吾儒人生而靜以上處大有分別識得本體萬理皆實即功名富貴原非外物何落空之有來教所舉集義志助之說正是吾儒異端兩家分途作兩條公案集義必有事是吾儒體認天理之極功義襲而歸於志助是異端支離穿鑿之通病但眼界不清容不免以義為外而以襲為集則雖欲崇正學而不免已悖道而馳雖欲闢異端而不免已同條而貫此不可不慎者也吾輩今日下手工夫且就天理二字一加體認若此處恰有奏

劉子全言

卷十九書上

七十

洵便是功夫得力時那箇己私難克過誤難改高明以為何如幸裁擇而置力焉

答秦生復思一弘祐辛未

學窮本原行追先哲便是吾輩八字護身符也然苟能學窮本原則無慮行之不追先哲也窮本之功大抵在反勘此心天理人欲之幾內外賓主之辨為喫緊幸置力焉

答履思二辛未十一月

學者只有工夫可說其本體處直是著不得一語纔著一語便是工夫邊事然言工夫而本體在其中矣大抵學者肯用工夫處即是本體流露處其善用工夫處即是本體正當處若工夫之外別有本體可以兩相湊泊則亦外物而非道矣董黃庭言為善去惡未嘗不是工夫正恐非本

體之流露與正當處故陶先生切切以本體教之謂黃庭
身上本是聖人何善可為何惡可去正為用工夫下一項
門針非專談本體也而學者猶不能無疑於此何也既無
善可為則亦無所事於為善矣既無惡可去則亦無所事
於去惡矣即無本體亦無工夫將率天下為猖狂自恣即
有志於學者亦苦於從入之無途或流而為佛老者有之
寧不重為之慮乎故僕於此只揭知善知惡是良知一語
解紛就良知言本體則本體絕無虛無就良知言工夫則
工夫絕無枝葉庶幾去短取長之意云爾昔者李路一日
有事鬼神之間不得於鬼神又有知死之間總向無處立
脚夫子一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則曰未知生焉知
死一一從有處轄之乃知孔門授受只在彝倫日用討歸

劉子全言

卷十九書上

八

宿絕不於此外空談本體滋人高明之惑只此便是性學
所云知生便是知性處所云事人便是盡性處孟子言良
知只從知愛知敬處指示亦是此意知愛知敬正是本體
流露正當處從此為善方是真為善從此去惡方是真去
惡則無善無惡之體不必言矣今人喜言性學只說得無
善無惡心之體不免犯卻李路兩問之意此正夫子之所
病而亟亟以事提醒者也我輩口口說事依舊說到事鬼
上口口說知依舊說到知死上連訓詁家風亦失所以不
佞當日有是言蓋欲學者拳拳服膺聖訓以為八道之地
耳或問造化之鬼神不必事吾心之鬼神不可不事百年
之死不必知當念之死不可不知何如曰夫子告之審矣
請以是終訓詁之說

相念之久忽承狂顧一吐新得慰可知也商及進學之力未免為進取所奪至於日用之間雖良知不昧而去彼取此終亦墮於恍惚之見此等病痛非真用力人不能勘破亦非真用力人不敢道破不佞謂學人種種病痛只坐志不立若是真立志皆毅然以身任道決不肯將天地間第一等事讓與人做自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視眼前小小蝸角蠅頭曾不足當吾一瞬而又何進取之為累乎今世之言學者只隨世就功名即學問一事不過傍門依戶遮蓋眼前以為隨世功名之資安禁當境皆不作手脚亂行徑既熟將來又恐有無所不至者故學先自辨其志也至於喫緊功夫止有

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五

九

義利關劈頭當打破此後方有商量若此處憤憤一切見解都無下落安得不墮於恍惚故恍惚之見亦不可不求其病根也只此是入良知的路頭良知在我有何恍惚有物焉蔽之故恍惚耳後世學術不明學者專取良知以為捷徑於古人用功處一切舍過師心自用認賊作子以遂其自私自利之圖而仍欲別開徑實以認取良知之面目祇覺愈求而愈遠終日墮於恍惚之阱者也聖遠年湮在有志者或不免有志羊之惑而况其他乎幸高明有以裁之

答履思四壬申

學問只在反求今日只問反求得方不得力更莫問人之為聖為凡為欺為實然就中亦便是反求工夫人之凡我

圃之也人之欺我導之也若專以評量為事而顏操一不信之心以阻人之進則毫釐而千里矣何如何如嚴於課行畧於講解便是一時頂門針日當與同志交勉以無負執事之倦倦

答履思五壬申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乃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非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若人與天地萬物本是二體必借仁者以合之蚤已成隔膜見矣人合天地萬物以為人猶之心合耳目口鼻四肢以為心今人以七尺言人而道其天地萬物皆備之人者不知人者也以一膜言心而遺其耳目口鼻四肢皆備之心者不知心者也學者於此信得及見得破我與天地萬物本無間隔即欲容其自私自

劉子全書

卷十九書上

十

利之見以自絕於天而不可得不須推致不煩比擬自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義禮智信一齊俱到此所以為性學也然識破此理亦不容易看下文誠敬存之一語直是徹首徹尾工夫若不用誠敬存之功又如何能識破至此以為既識破後又須誠敬工夫作兩截見者亦非也學者大要只是慎獨慎獨即是致中和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此是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實落處不是懸空識想也近世一輩學者肯用心於內亦多犯懸空識想將道理鏡花水月看以為絕悟其弊與支離向外者等今但時養未發之中是喫緊工夫舍此更無理會處幸高明致力焉

答履思六壬申

邇來深信得陽明先生良知只是獨知時一語親切從此
用功保無走作獨只是未發之中未發之中正是不學不
慮真根底處未發時氣象安得有勝心習氣在學者只為
離獨一步說良知所以面目不見透露轉費尋求凡所說
良知都不是良知也致良知三字便是孔門易簡直截之
旨今日直須分明討下落耳若不討下落分明則知善知
惡四字亦無用處終歸之不知而已令第一通深見學人
向往之力種種疑端都有根據目下所坐看來亦只是於
良知下落未有分明在良知即太極無聖無凡其有一概
不齊之品者只為氣拘物蔽人欲害之然雖氣拘物蔽之
不齊而其所謂良知之無聖無凡者自在也上智不能無
人心故仲尼有不善不改之憂何況伯玉諸賢下愚不能

劉子全書一 卷十九書上

土

無道心故人皆可以為堯舜又何必過疑伯玉諸賢至如
子貢再有之不能斷衛事子路之死孔悝之難亦是不能
致此良知使然而其為良知自在故一日夫子不為也一
則結纏而死此時分明有悔恨意思要之不足為古人累
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誅伊周之放攝都是良知中作用
若彼壽中生之死讒死賊當時雖合再有商量亦已是信
得良知如此非苟而已者止緣他只在應用上流轉少卻
一段未發工夫所以不免有遺不及之病楊墨之仁義王
安石之經術抑又下矣原其初心只在功利上著脚本與
良知無涉即自以為良知亦只落在應用邊所謂差之毫
釐謬以千里者也良知喫緊處便只用在改過上正是慎
獨工夫閔賜以下猶學放鬆在故聖門惟顏子為獨步所

云日用之間見有遲速事有首鼠念有得失大約坐不能致良知之病所謂見有遲速恐只就聞見支離上說若反之知善知惡妄得有遲速首鼠兩端不自決私欲害之也念已發矣機已赴矣覺亦無及矣正繇失之於未發者先不可救也若是從慎獨後所發又何須更加辨別更加決斷乎凡若此者吾有以窺令弟之用心都只向事物上求善惡而不從一念未起皆求個有善無惡之體是以生出種種葛藤終日求此良知而尚未見有入手工夫之可言也須知良知無聖凡無大小無偏全無明昧若不向獨上討下落便是凡夫的良知其失也為小明為偏蔽為迷復雖未嘗不知善而有時認賊以作子雖未嘗不知惡而有時認子以作賊此僕所以云知善知惡四字亦總無處用

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上

十一

也孔門說個慎獨於學人下手處已是千了百當只為頭面未見分明故陽明又指個良知見得仁義不假外求聖賢可學而至要人喫緊上路去非與古人有差別故曰良知只是獨知皆吾黨今日所宜服膺而弗失也

答履思七 癸酉

承示朱子語要閱之極精當有功於吾輩近日藥石居恒三服膺焉可也然只此便見朱子學問至到處若更於此外求之到心行路絕處昔人便不肯言此是何故我輩於冊中數條大段當面錯過卻一味談玄說渺於坐下有絲毫批當否即語錄未暇徧摘要在隨處尋下手工夫耳

答履思凡 癸酉

世不可以苟持也有道焉即吾之所以安身者是亦即吾

之所以宅心者是故君子有持世之責者莫先於持身昔
人云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謂之法度便一毫走作不
得也且如龜山從蔡京之辟朱子譏其做人苟且不免胡
亂如此誠繇斯言推之則昨所及和靖先生事母事恐亦
有未盡處宜亦不免朱子之議也今人多說本心如二先
生所行斷斷無違心以害理可知而是非得失之歸猶不
免更合有高量則不及二先生者更可知矣吾輩學者且
從持守入可也來書及此深足發明正學鞭策吾黨今日
將此意再加體勘到自己身上果是何如因而考證平日
之所見又是何如宜必有恍然於進步者矣心體至精亦
至大謂之無盡藏學者苟隨事而精察焉當必有行年五
十始知四十九年之非者願相與勉之

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上

與履思九

甲戌八月

三

遷改格廣利濟一款宜除此意甚害道百善五十善書之
無消煞處不如已之紀過則無善可稱無過卽是善若雙
行使有不通處過意但欲以改過為善今善惡並書但准
多少以為銷折則過終無改皆而善之所列亦與過同歸
而已有過非過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有善非善也有意
為善亦過也此處頭路不清未有不入於邪者至於過之
方數亦屬穿鑿理無大小多寡故也今但除入刑者不載
則過端皆可消除似不心分多寡但有過而不改入於文
直須記千萬過耳平日所講專要無善至此又說為善終
落在功利一路僕以為論本體決其有善無惡論工夫則
先事後得無善有惡可也凡此皆道之所在不可不謹

來教娓娓大抵以敬菴先生九諦為非而信周海門先生之九解今其書見在可覆也僕平生服膺許師者也於周師之言望門而不敢入焉今方欲會通兩家之言以歸於一而足下又持論如此是何異晦菴夫子以象山先生為禪而象山先生又斥晦翁主張無極之說為真禪乎然則古今之言道者惟其意而已矣意之所在奴可以為主意之所不在主可以為奴無定說也僕竊謂天地間道理只是個有善而無惡我輩人學問只是箇為善而去惡言有善便是無惡言無惡便是有善以此思之則陽明先生所謂無善無惡心之體未必然也言為善便是去惡言去惡便是為善即陽明先生所謂去人欲便是存天理是也以

劉子全書

卷十九書上

五

此思之則陽明先生所謂為善去惡是格物亦未心然也至於改過則更細矣豈有過誤淨盡時不是至善圓滿時乎改過遷善不妨並做稽之典籍何獨不然今所謂有善非善者正恐有善而自矜耳故曰願無伐善又曰有其善喪厥善吾輩要做向上工夫立一條款而一旦據冊書曰某日以某事行一百善心下打得去否此僕所謂無消煞處也非謂善不當遷也大抵諸君子之意皆從衰了凡願壯其來了凡之意本是積功累行要求功名得功名求子女得子女其題目大旨顯然揭出雖是害道然亦自成一家言諸君子平日豈義本是上上義要識認求良知下落絕不喜遷改邊事一旦下稍頭則取衰了凡之言以為津梁浸入因果邊去一工一下之間如以為打合得一則是

道差也以為打合不得一則是教差也二者宜何居焉

與錢生仲芳茶丁丑四月

千秋絕學來夫子其至矣後人鮮有能發明之者何論不
位卽一皆出處之概似信似疑亦往往不得於心仰止昔
賢死有餘愧况繇此而要其至為淳熙以後事業乎至於
大學中庸之道雖絕韋有年實茫乎未窺涯涘姑以其所
疑者質之大學言格致而未有正傳獨於誠意章言慎獨
明乎慎獨卽格致第一義故中庸止言慎獨而微之顯直
達天載後之入道者必於此求之矣然則學不務聞而翹
然以口耳自後皆小人之道也仕不盟幽而皎然以身名
自樹皆不忠之尤者也不佞知過矣敢自此而卜遊翁之
業以無負明主之玉成是所以酬知己於萬一也子一之
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上

便布此請益

與錢生 丁丑四月

五

聖人之道求諸其心而已矣心神物也其與時推移無一
息之滯則化機也卽化於物亦化也然物化而理遷矣故
君子慎其所以存之者易稱終日乾乾存此而已直方大
有物有恒內君子外小人皆所以存之之道也夫易變化
之書也而夫子他日贊易不過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蓋指
其本也心外無易心外無神惟神無方愈存則愈神惟化
無體愈推則愈化故謂孔子十年舍一境可彼化人之說
何足以語於斯吾病其本心而非心也卽莊生論蘧伯玉
六十而化猶然不識化義則并不識伯玉可知如足下庶
幾其知道者與何言之近也願益反諸身而自得之

與錢御冷相公士升丁丑四月

曰者初度之辰魏子一諸子儼然造請焉而以華衮之章
見示展誦之下驚汗欲流宗周亦何以得此於閣下乎而
閣下固非為一人私言也其感慨係之世道其切劘乃在
吾黨將使天下必為君子而不為小人又使天下之為君
子者必用小人而不用於小人皆自斯言啓之皇皇乎持
世之言也然第以發之宗周則儼人非其倫甚矣天下將
有望閣下而致疑者曰其所云君子小人云爾云爾則宗
周之獲戾吾黨滋甚又其如閣下何雖然宗周於此竊有
謝焉來教殷殷於君子小人消長理亂之際也則進而有
為之說也宗周請退言其藏者夫學不見性而誤認靈明
為本體功非了悟而妄擬情緣為妙用總是不為矯激之
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上

六

說誤之而及其弊也絕倫離類以求真空墮體黜聰以希
正覺則始於調停終於矯激其去道不愈遠乎故善持世
者先明吾道之是而非者自不能究不必其力而勝之
也善治心者先識此心之真而其妄者自不能緣不必其
逃而去之也不然非認賊作子則認子作賊無一可者此
殆閣下引而未發之旨乎世道之禍總起於學術不明生
心害政往往如印印紙則今日吾黨欠缺處正在退藏一
著耳

答趙君法重慶丁丑四月十六日

手斥惓惓問心又得之體認之餘於昏明之辨似是之幾
三致意焉則於事心之學已思過半矣第謂求之古人與
求之吾心分為二事則認心猶有所未真而并其認古人

處亦往往未真可知也。古人不逞先得我心，同然耳。最以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反覆入身來，便能尋向上去，則所謂學問之道如斯而已矣。故學而不求，諸心則已學，而求諸心，則於古人橫說豎說是同，是異是合，是分是虛是實，是偏是全，皆有用處。正如因病立方，隨病之藥，說中便是偏之藥，說誠便是偽之藥，說窮理便是誕妄之藥。諸病總是一病，諸方總是一方。惟舍此而尋章摘句，問奇鉤深，乃與吾心了不相似，而不善讀書者，不免坐此。猶然依附於靈光之地，久之而且作強吾心以附古人之糟粕，以為吾心亦若是而已矣。是以高者入於辭章界者，狃於功利，終其身墮於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覺，亦可

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上

七

嘆也已。益深世醫拱手。要之求心之法，亦無難如足下所言，求箇本明之體，明只明箇是與非，明得盡，滓渣便淨。化者無是非可言，其間雜不得聰明，亦專靠不得聰明，雜不得言解，亦專靠不得言解，須於百忙中一切不涉時痛著一下，討箇分曉，方是入路。若只是依樣葫蘆，頭出頭沒，便終身作門外漢矣。纔明此便曉彼，何患臨事不得力？纔識真便無妄，何患認賊作子？願足下立定脚跟，寬限程途，謹持鑿策，以從事於此，久之必有可觀。

答葉潤山民部 廷秀丁丑閏四月二十二日

來書云：孔蓋之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愚意性本從心學者，不先治心，是起念已差，路頭纔欲治心，又恐墮於虛寂，今欲講心學而黜俗學，其何道之

從是質疑者一大學言明德新民愚謂明體適用如車二輪如鳥二翼必不可離者也然於道理重一分定於功名輕一分今欲明體適用身世咸宜其何道之從是質疑者二先儒謂學各有本領如周子之無欲二程之主靜張子之體仁朱子之讀書窮理張南軒之辨義利是也竊以讀書窮理乃俗學對症之藥而辨義利尤為藥中鍼石不從此處理會恐脚根不定未有不東西易向者今欲直求入手其何道之從是質疑者三大學言修身至正心微矣至誠意微之微矣而又言致知終之格物格物分明大學第一義而格物之解采儒紛若自朱子卽物窮理之論出而折衷歸一但有疑於

劉子全書

卷十九書上

上

致知已入細而格物又涉於迹今欲融格物之義其何道之從是質疑者四著書立言惟見道分明者能之廷秀非其人也但無人講論輒以筆印代口傳使於就正有道偶言三卷敢呈台覽倘糾正擲下使盲人得路此生以之是質疑者五

僕生也黯黜至老太平生出處半屬憤憤無足為知已道者獨是向學一念老而未灰猶幾幾乎求友而正之此中積疑有未敢向人吐者何幸來教便便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乎請姑就教所及者商之其一曰學莫先於知性只為天命之謂性一句早已看錯了天人杳不相屬性命仍是二理今日天命謂性而不曰天命為性斷然是一不是二然則天豈外人乎而命豈外於吾心乎故曰盡其心者知

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故言性而不要諸天性無是處
言天而不要諸心天無是處說天者莫辨於中庸之平章
正不諱言空寂也而學者以為佛氏也者而去之曰吾欲
舍是而求心焉何異舍京師別求長安斷無適從之路可
知矣其二曰大學言明德新民而其要歸於止至善善即
天命之性是也陽明先生曰明德以親民而親民以明其
明德原來體用只是一箇一者何也即至善之所存也學
不見性而徒求之一體一用之間曰車兩輪鳥雙翼不問
所以轉是輪鼓是翼者將身世內外判然兩途既宜此又
欲宜彼不亦顧此而失彼乎所以然者止因見得學問一
事是義理路頭用世一事是功名路頭故曰於義理重一
分自於功名輕一分畸輕畸重世無此等性命今僕請更

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上

九

其辭而曰於明德明一分自於親民親一分則所謂至善
之止亦不外此而得之矣是以孔孟急急皇皇正是孜孜
學問處而顏子簞瓢陋巷亦不失為禹稷之同道學以見
性者當作如是觀然則吾儕終做不得獨了漢也其三曰
本領之說大畧不離天命之性學者須從闇然處做工夫
起便是入手一著從此浸假而上併倫類聲塵俱無托足
方與天體相當此之謂無欲故靜靜中浩浩其天自有一
團生意不容已處即仁體也窮此之謂窮理而書非理也
集此之謂集義而義非外也今但以辨晰義利為蕪越分
途而又必專恃讀書以致其知至知不墮於義外之急至
於中道徬徨東西易向而不自主亦勢所必至也告子求
仁而不識義與今之求義而不識仁其病一也其四曰大

學八條目向來於誠意一關都看錯了今來教日學至誠
意微之微矣卓哉見也意有好惡而無善惡然好惡只是
一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是也故莫粗於心
莫微於意而先儒之言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
之動無乃以心為意以意為心乎知之為言良也以其為
此意之真密宅也故曰誠意先致知物之為言理也以其
為此知之真條理也故曰致知在格物物有善惡而其初
則本善而無惡理有萬殊而其本則至一而不二真格物
者非粗非精非內非外正是天命之性一直捷津梁故大
學以之為第一義信非誣也釋焉不精明儒之見誠有之
不獨胡薛也然而道在反求學求自得今即將諸儒剖辨
分明孰是孰非因而得其所歸仍是依門傍戶之見不願
闕子全書

卷十九書上

三

門下有此也又其後及著述一端大抵著述有二有知道
之言有求道之言知道之言句句說本體不妨存所信求
道之言句句說工夫不妨存所疑學必有疑處後有大悟
偶語三卷大抵疑案也故其言曰學到有疑處方好商量
倘緣此而更求信地必有不意思議一著工夫此時方憑
門下信口說來是橫是豎即本體即工夫無非大道勉之
勉之不佞非不知道者握寸筵而發洪鐘庶幾在斯將何以
塞明問之萬一誰有送遠神往而已

答王右州刺嗣夷丁丑五月二日

辱道教再因捧繹種種微言十得八九但其間稍為諸承
之說所障不免大費鑿錘耳竊謂當戰國時諸子紛紛言
性人置一喙而孟子一言斷之曰性善豈徒曰可以為善

而已乎他日又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
為本可見此性見成或停停當當不煩一毫安排造作
這便是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之本體亦卽此是無聲無臭
所云無聲臭卽渾然至善之別名非無善無惡也告子專
在無處立脚與天命之性尚隔幾重孟子姑不與之深言
而汲汲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指出箇善字猶然落在第
二義耳性既落於四端則義理之外便有氣質紛紜雜揉
時與物構而善不善之差數觀故宋儒氣質之說亦義理
之說有以啓之也要而論之氣質之性卽義理之性義理
之性卽天命之性善則俱善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非氣質之粹然者乎其有不善者不過只是樂而
淫哀而傷其間差之毫釐與差之尋丈同是一箇過不及

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上

三

則皆其自善而流者也惟是既有過不及之分則積此以
往容有十百千萬倍蓰而無算者此則習之為害而非其
性之罪也故曰性相近習相遠云爾先正有言高聲一語
是罪過類而推之顏氏之不遷怒猶有乖於中體者在纔
一遷怒與世人睚眦而殺人何以異紛兄臂踰東牆只是
乘於倉色之見仁而過者耳蓋事雖有徑庭之殊而心之
過不及總之只爭些子此一些子說得是偏說不得是與
善對敵之惡而況其失之於偏者善反之而卽中乎故性
無不善而心則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卽心亦本無不善
而習則有善有不善種種對待之名總從後天而起諸子
不察而槩坐之以性不已究乎為善為不善只為處便非
性有善有不善只有處便非性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氣本

是虛其初誰為合他來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彼家亦
恐人迹在二五形氣上討頭面故發此論後人死在言下
又舍已生後分外求箇未生前不免當面錯過之太極
陰陽只是一箇但不指點頭腦則來路不清故中庸亦每
言前定前知前處正是無聲無臭一路消息學者從此做
工夫方是真為善去惡希聖達天庶幾在此文成公曰只
於根本求生死莫問支流辨濁清不知門下以為何如也

答右仲二丁丑五月

承論及萬物皆備之說盈天地間只是此理無我無物此
理只是一箇我立而物備物立而我備任天地間一物為
主我與天地萬物皆備其中故言萬物則天地在其中天
亦一物也西銘之意就本身推到父母又因父母以推到

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上

王

兄弟方見得同體氣象早已是肝胆楚越矣陶先生謂我
所自有不受於天極當但所云靈明者恐亦只是一物而
更有不物於物者以為之主物無不壞而不物於物者終
不壞鄙意與陶先生不無稍有異同耳禪家以了生死為
第一義故自私自利是禪家主意而留住靈明不還造化
當是其果驗然看來只是弄精魂伎倆吾儒之道既云萬
物皆備於我如何自私自利得生既私不得死如何私得
夕死可矣分明放下了也

答胡生鳴鏢一丁丑七月二十九日

憂樂之閒心也蓋亦有故矣憂一也小人憂得其情君子
憂得其道夫憂得其道雖憂樂也樂得其道樂中亦自有
憂也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此孔門真血脈也後之學

聖人者亦從可知矣苟不學其所謂憤者機而惟學其樂以妄曼之進地雖偶有所見終非實際況其滋流而為猖狂為無忌憚乎僕故不敢以樂字拈學則而惟凜凜乎憂勤陽厲之法以鞭辟為已而且以為俗學坊非得已也白沙先生詩曰雪消爐焰水消日月到天心水到渠吾儕須是消得盡自有到家嘗不然說憂說樂總無是處

答胡生二丁丑八月十五日

前足下第一書言樂天之誠亦已見得聖賢心地活潑發光景如此多失之懸想而未有實際僕所以借憂勤陽厲之說以救正之第二書繞說到自己分上有俗腸俗骨浮態浮情因事累心離心成性等語乃知前日見地真是教他家珍舊作珠寶不涉自己受用一毫也從今只一味自觀自

劉子全書一 卷十九 書上

三

痛學是俗腸便與洗刷去覺是俗骨便與磨練去覺是浮情浮態便與之振拔起來則於古人立志之說亦可以思過半矣因事累心心本不受累離心成性心本不可離亦去其所以累之離之者而已至熱鬧冷寂二關都不得力自是初學境界今且只埋頭與之用力去莫預求得力處也熱鬧處不得力轉向熱鬧處用力冷寂處不得力仍向冷寂處用力用力既久自有相當處蓋循習黽勉此心自不至大段走作天理當得呈露也第三書言學術似是之辨而獨服膺薛文清且欲以敬字為入門與前日樂天之說不啻燕越矣只恐仍是借古人成案評論一番稍過當日見地仍是不同耳夫文清學程朱者也朱子言孟子道性善一段直是為學者指出真血路與人看學者若不合

下信得自己原是聖人如何有親切下手工夫即主敬之說亦至此方有依傍耳若藥不瞑眩亦是藥去一箇不肯信及病痛更無別病可療也至云習染最難掃除氣質最難變化身心最難相貼言動最難無過種種苦心具見足下發心之真鞭己之力但此等病痛依舊只是從向信及處下手急將性善堯舜之說切切理會一番得箇通身汗下真知古人之言不我欺便是瞑眩好消息終靠不得寧靜一機作光景玩弄聞見一地作口耳工夫也而日且扶植志氣以聖賢為心可學而至而又不頽擬一得力程途失之於助長欲速之私則日就月將其進自不能已唯足下勉之

答石仲三丁丑八月六日

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上

五

向病中極大教人之乃得屢誦其於儒者之學可謂斤斤矩矱循朱而顏循顏而孔階級雖分同歸一路遞而進之庶幾弗叛於道而門下大意乃為班駁龍溪之書而發則僕因嘗見及此矣龍溪之於文成所謂固朱而紫倫於似者也天泉證道記尤其顯然左驗也顏子歿而聖人之學亡龍溪數稱之而其言本之象山蓋喜其專用心於內也喟然一嘆仰鑽瞻思卓爾末繇全似禪家參悟一門而象山喜之一似顏子工夫猶然落空落幻未有實際在則亦可為不知顏子矣宣知顏子從博約以後其工夫儘是摭實而不免苦孔之卓只為此心此理未曾渾合一片其境地猶在天人之間故不禁其絕塵一往而無從此際苦心真似啞子嘗瓜其滋味向人道不得可見顏子仍是漸修

一法工夫豈所謂繇不啓之扁達無轍之境云云乎門下
誦言而闢之良是也至於德性聞見本無二知心一而已
聰明睿智出焉豈可以睿智者為心而委聰明於耳目乎
今欲廢聞見而言德性非德性也轉欲合聞見而全德性
尤未足以語德性之真也世疑朱子支離亦為其將尊德
性道問學分兩事耳夫道一而已矣學亦一而已矣一故
無內外無精粗與其是內而非外終不若兩忘而化於道
之為得也至謂古來聖賢閒出皆急急幹辦一事不知所
幹者何事此處若不求下落不免迺響尋聲躋吾道於尋
常日用之外矣

示金鉉鮑瀨 二生附圖丁丑八月十七日

昨言學當求之於靜其說終認道無分於動靜心無分於

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上

主

動靜則學亦無分於動靜可知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天下
有遠人而可以為學者乎所云造化人事皆以收斂為主
發散是不得已事正指獨體邊事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
心上起經綸是也非以收斂為靜發散為動也一斂一發
自是造化流行不息之氣機而必有所以樞紐乎是運旋
乎是則所謂天樞也即所謂獨體也今若以獨為至靜之
體又將以何者為動用乎誠而後發白沙有是言其始學
亦誤也其後自知其非又隨動靜以施其功亦誤也總在
二五爻生活故耳故曰君子之學慎獨而已矣

獨體節

當人之心其動也眾欲交馳其

天體 一息之不振至其樞紐處實萬古常止却無一隙縫子
便是其止處其下豈獨居之象

◎靜存動
察之象

◎靜存動
察之象

◎看未發氣
象之說

答陳生二敬 伯丁丑十二月

使者來極手書妮妮乎勗我以朱夫子之大業使人神旺也此道不外當身只要人信得及便當統體是聖人更須尋得從入之路有的確處方許埋頭一下作進步不然亦將俛俛然而無所之矣正心之說已得學問頭腦然文成公云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致良知亦為誠意而設也致知即誠意中一段研究省察工夫非誠意之外另有箇研究省察也今之詭心而非心者謂其離意以求心而詭意而非意者且謂其離知以求意耳如此則於慎獨之說亦總無相當可知獨也者一步密一步歸并此心到物則而已幸足下身體之至於世衰道微人情習為軟媚毫無激昂意使流俗不振江河日下養成臣弑君子弑父之惡誠有如來論所云者吾輩真不得辭其責政須自鞭自策一味反身而求正己物正少振幹旋之機耳此不可以聲音笑貌為也

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上

美

答魏生子一 學謙丁丑十二月十五日

極手教港港道義之匡扶令人感發無已政如砥夫之道百里者傍徨中道屢欲仆矣而左右之者乃能手掖而起以決跬步之進且多方而鼓舞之使人躍躍有一日千里之想頓忘其力之疲也所論經義治事二途競進自是古人明體適用之學且講之當世以儲人才資一切緩急即是三年蓄艾之良圖然此亦秉鐸者之任至吾輩所以自為學更須捉住頭腦即體即用不離當身所至有融會貫

通之機則於古人體用一原之說或庶幾焉而於道亦思過半矣今世不知有聖賢之學久矣病在治經者徒以資口耳而忽身心之印證治事者徒以博功利而忘幹濟之成績是以學愈講而叛道乃愈甚才愈高而惑世誣民之禍亦愈深政坐本領全疎耳足下以忠孝立身以名節道義砥俗自不至蹈此流弊然業已具載道之器尤不可不猛尋向上一路以規進步總之眼界愈曠則托足愈有竿頭故學者誠不可以所見自封也

答秦履思十一丁丑

學者正苦於是非之界不清而趨向易惑故須從事於學證本心則界址清閑名教則趨向定又何患識力之不到而時時有失足之虞乎近見得此病痛往往傷於所恃學者須時時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說不得我且做上一截工夫置卻第二義不問也正須看作一箇工夫方得何如

答履思十二戊寅六月

劉子全書

卷十九書上

三

來札謂此事人人可以承當洵然政為便承當此當身之人故也若謂另有一物在前聽我與之作緣方取承當消息則終身與之為二矣豈是親切理會工夫乎故學者不可不識人此人渾然與物同體天地萬物皆人也非七尺形骸之謂故大學之教始於格物致知政是親切反身工夫第一義格物以致吾之知而當人之能事畢矣離物以空之與逐物以外之總於致知之學無有是處所云流俗之病政坐在逐物一路知解之病政坐在離物一路若以人當人以人治人何病之有或曰蠢然者人乎炯然者人

乎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無蠢非靈形而下者謂之器無靈非蠢足下詳之

與復思十三戊寅六月

作報後行俟起子乃前義亦有未盡故聊復畧言之學者見道不真不免有以此彼合之形因而有以彼就此之弊所以不失之於流俗則失之於知解二者總為見道不真要之流俗之障易破而知解之惑難除今學者窮年費日下工夫自謂恍若有見仍不免墮在知解上也若真見得及信得真卽一揚眉瞬息間皆有著落故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豈有一時一處間斷若非親到漫然拈及仍落在知解須實就此理會始得雖然流俗之錮人未嘗不與知解頭出頭沒滾作一塊人但習而不察耳

劉子全書

卷十九書上

三

僕處病中有幾場生死關打不過利害關打不過毀譽關打不過種種欣厭取舍異同關打不過看來都是俗也以此不敢不苦勵不敢不謹凜未病服藥願為賢者告

答復思十四戊寅十月

承諭儒佛之說僕意學者須是見道分明為坐下第一義見道分明後此中繭絲牛毛皆不能眩而於一切同異之說亦可不言而喻矣若反之此中原未了了徒借道體之說一彼一此不獨謗佛亦謗儒故僕終置之第二義聽朋友中自為去取而已大抵天地間只是理一分殊四字足以盡之故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許大乾坤何所不有然不害其為一元生意是故類一也而靈蠢分人一也而男女分業一也而仕農分卽道一也而齒

稷與顏子分堯舜與巢許分豈能比而同之乎三教九流亦若是也故將自其同者而視之無往而不一也而吾不必強之而使一自其異者而視之無往而不分也而吾不必強之而使分強之分合皆出於私智小見如後世堅白異同之辨而無當於大道之觀者也一儒一佛說箇同字已不免有打合之見紛紛辨難從此而起何似只向第一義上用工夫使不落葛藤溪徑在今天下無真學儒者未許開口便闕佛亦并無真學佛者未許開口便附儒爾密向嘗稍與之言亦似了了者然願足下不終向爾密身上討了斷也何如爾密傳人也

答門人敬伯戊寅九月一本作答鮑生

來書云無意而誠意獨之體也不知可如此說否

劉子全書卷十九書上

无

既謂之曰誠意便說不得無意古人極口指點曰惟微曰幾希曰動之微吉之先見皆指此意而言正是獨體故誠意章再言慎獨

意無朕正是天載之無聲無臭處然却說不得一箇單無字便與佛氏異故曰動之微又曰吉之先見分明盡出真面目也云吉之先見則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一語便有礙了周子云幾善惡幾安得有善惡幾有惡則孟夫子不屢屢說幾希之喜矣性善之說至此方勘得清楚

答王金如三朝式戊寅十一月

前者草率作答區區之衷宜有不盡亮於足下者茲敢進而請益焉竊惟斯道之傳至吾夫子而集大成矣其微言載在四書六經可考而信也學者董而習之白首而不得

其解遂於此中猶存乎見少而求助於外何異盲者處大明之下覓微燈以索照乎或曰取善貴廣學不諱博也正謂有得於孔孟之道而因以拊衷於諸子百家定其瑕瑜存其去取亦無往非證道之地耳若其苟存一不足之見博討旁稽竊竊焉取而附益之未有不操戈還向者也嗟乎孔孟而旣往矣微言日泯求其能讀聖人之書者幾人惟時老莊之徒首蔽於長生之見崇尚虛無絕仁棄義各著書以垂後世其為叛道之言顯着不足辯也獨楊墨言仁義而孔子之道蝕故孟子辭而闢之不遺餘力七篇出而二氏廢學者遂專言老莊若堅白異同之類皆寓言之支流也漢魏以來一變而言黃老又曰易老合羲皇於老氏不勝其畔援之情然祖其說者亦不過競標名理以資

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上

三

談柄其旨淺陋易窮此時有聖人者出而一倡吾道以正之何物清談摧枯拉朽耳借乎崇有之論不足以厭而徒以相譏率無補於天下之亂於是西方之教乘虛而起儼然雄據其上矣猶是虛無之說也而益反其本破尊生之見起於無生無生亦無死其究不離尊生乃其功行歸之明心見性時有通於吾儒之說者讀儒書者又從而附會之出入變化莫可端倪當此聖遠言湮學絕道喪之日學者驟聞之而喜以為此吾聖人之所未嘗言及者也又有進者曰非禪也卽吾聖人之精言也妄得不掉首相率而趨之乎天不殄吾道特起有宋諸儒後先特角相與修明孔子之學炳如也遂倦倦以闢佛老為已任此於孟子之闢楊墨其功偉矣然當此之時佛教大行求其粹然獨出

於儒者濂溪明道而外無聞焉其他或始就而終去或陰茹而陽吐則其於吾聖人與佛氏毫釐似是之辨容亦所之有所未精矣以故解經之際或失之支離舉吾聖人之真者而歸之禪不敢一置噉間有置噉者即距之為禪不復置辨故雖以師友淵源而羅李不能驟得之晦翁雖以一堂契晤而鵝湖不能盡化其我見則一彼一此之間固已開門而揖盜矣況末流益復弊焉者乎夫闢佛老美名也辭之不勝至貶吾聖人之道以徇之寧不益授以柄於是為佛氏之徒者私聞之而喜曰彼之為儒者如是如是何以闢吾為哉即學聖人之學者私聞之而恚曰此之為儒者如是如是何以闢佛為哉此禪學之所以日新月盛而未自已也又三百餘年而陽明子出始固嘗求之二氏

劉子全書

卷十九書上

三

之說矣久而無所得始反而求之六經特舉前日所讓棄於佛氏者而恢復之且周旋於宋儒之說相與彌縫其隙兩收朱陸以求至是良知之說有功後學斯文賴以一光繇今讀其恢復之辭如曰佛氏本來面目即吾聖人所謂良知又曰工夫本體大畧相似只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又曰佛氏外人倫遺物理固不得謂之明心可謂良工苦心吾意後之學聖人者繇陽明子而朱子及於明道濂溪邇之孔孟如是而已矣然學陽明之學者意不止於陽明也讀龍溪近溪之書時時不滿其師說而益啓瞿曇之秘舉而歸之師漸躋陽明而禪矣則生於二溪之後者又可知矣至是而禪之與儒是一是二永不可問矣雖使子輿氏復生且奈之何而其為斯道晦明絕續之

聞益有不可言者矣僕嘗私慨以為居今之世誠欲學者
學聖人之道而不聽其出入於佛老是欲其入而閉之門
也譬之弱者與之以一鉢而濟一鉢亦津梁也學者患不
真讀佛氏書耳苟其真讀佛氏書將必有不妄於佛氏之
說者而後乃始喟然於聖人之道直取一聞而達也審如
是佛亦何病於儒治病者輕則正治甚乃從攻熱因熱用
寒因寒用不亦可乎僕生也晚不及事前輩老師大儒幸
私淑諸人焉於吾鄉得陶先生學有淵源養深自得不難
尊為壇坫與二三子共繹所聞每一與講席輒開吾積痼
退而憫然失所據也一時聞者興起新建微傳庶幾有託
其他若求如之斬截霞標之驚寶子虛之明快僕皆目視
敬然以為不可及因而往還論道十餘年如一日不問其

劉子金書

卷十九書上

三

為儒與禪也至僕之於足下私心期望更有不同於泛泛
者足下志願之大骨力之堅血性之熱往往度越後進
其所至成就正未可量不敢遽問其為儒與禪也其餘諸
子可知矣然而世眼悠悠不能無疑矣日諸君子言禪言
行禪行律禪律遊禪遊何以道學為哉且子而與其從學
佛之士寧若從吾流俗士僕聞之笑而不答諸君子自信
愈堅其毅亦愈行而其為世眼之悠悠愈甚噫嘻今而後
將永拒人於流俗之外不得一聞聖人之道者是亦諸君
子之過也傳有之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又曰魯人獵較孔
子亦獵較諸君子而誠畏天命憫人窮有普濟一世之襟
期盡一世之流俗歸之大道上接孔孟之傳下闡陽明之
室則心迹去就之際宜必有以自處矣若止就一身衡量

諸君子行履儘足自信亦安往而不可乎然僕有以知足
下之心為彼而不為此也僕資性不逮人老而未聞道猶
竊願學焉斤斤救過之不遑苟足以匡吾之過而進吾之
才及皆吾師也請從而終事焉小學之訂願足下勿疑亦
并無致疑於僕願足下終亦教我

答胡富高獄朱縣之昌祚張吳夫應鰲諸生

戊寅十
一月

此辱手教纒纒數千言具見衛道苦心於今之世殆亦空
谷之足音而況以不佞之汶汶寡昧者當之又不容大聲
之呼而疾雷之破耳也敢不拜嘉僕於此復竊有請焉夫
道一也而釋氏二之教本分也而託於釋氏者混之則其
為世道之病信有如足下所言者固已不煩更端而請矣
今之言佛氏之學者皆其有意於聖人之道者也不幸當

劉子全書

卷十九書上

三

聖遠言湮之日又無老師大儒以為之依歸遂不覺惑於
二氏而禪尤其甚者耳則亦聖人所謂賢知之過也彼其
於聖人之道既嘗重而習之矣曩倫日用託於耳目之近
者概可知也稍讀佛氏書而異之其言單提性宗離四句
絕百非層層拈入亦復層層掃除以視吾儒言天載尚隔
幾重階級而自詭為妙道自歎為希有安得不去而從之
乎此厭嘗喜新之惑也夫聖人之道不落虛無事事有可
持循直乎學之之易矣乃以吾夫子之聖竭一生功力至
七十年而幾幾乎從心之說及門之徒三千七十傳道者
不過一二人亦僅具體焉况聞而知之者乎蓋求道之難
而學為聖人如此其尤不易也孰似彼佛氏者以悟性為
則一念回機即同本得嘗言旬日不會便當截取老僧頭

以故傳燈若干人無不人人證聖諦傳宗吾寧不舍難而就易乎此欲速助長之惑也且所貴乎學聖人之道者為其有利於吾耳不然亦利於天下而儒者首禁人以功利之說動云無所為而為至推之天下中和位育只是道理如此倘實求施濟堯舜猶病總不得位達累而行耳鄉鄰之鬪者閉戶云耳若佛氏性宗既遠起願卽是道場懺悔卽離苦厄滅度盡六道冥報通三生而身復超於三生六道之外以了生死一大事胡於自利利人無量乎則尚俟一切有為法乎此計功謀利之惑也凡此三惑者一言以蔽之儒門淡泊收拾不住彼家所為自供自認者也而不知聖人之道本如是其淡而不厭也進必以漸且逾進而逾無窮也出乎義而不出乎利也此所謂惑之甚也子

劉子全書

卷十九書上

三五

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殆謂是與其中儘不乏雄深警敏之士見地往往有過人者就其所至舉足自成片段自占地步以視一輩流俗之士藉口於聖人之道而悠悠忽忽漫無所據者亦有間矣且今之號為學聖人之道者卽幸而偶有所見能讀古人書反之性地仍自茫然曾不敢望彼家聲聞一乘而况問其所為卓然有志於聖人之道而升堂而入室者乎則一彼一此之間固未有以相勝也不相勝而相譏捏破以語言文字挽其一往不返之深情亦祇以重其惑已耳然則奈之何哉僕於此有說焉今之言佛氏之學者大都盛言陽明子止因良知之說於性覺為近故不得不服膺其說以廣其教門而衲子之徒亦浸假而良知矣嗚呼古之為儒者孔孟而已矣一傳而為程

朱再傳而為陽明子久或以為近於禪即古之為佛者釋
迦而已矣一變而為五宗禪再變而為陽明禪人又以為
近於儒則亦玄黃渾合之一會乎而識者曰此殆佛法將
亡之候而儒教反始之機乎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
必歸於儒今之言佛氏學者既莫不言陽明子吾亦言陽
明子而已矣譬之出亡之子猶識有父母一面時時動其
痛癢則父母固得而招之自禰而上益恍惚矣陽明子者
吾道之禰也今之言佛氏之學者招之以孔孟而不得招
之以程朱而又不得請即以陽明子招之佛氏言宗也而
吾以陽明之宗宗之佛氏喜頓也而吾以陽明之頓頓之
佛氏喜言功德也而吾以陽明之德德之亦曰良知而已
矣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學者而不知有良知之

劉子全書

卷十九書上

三

說則已使知有良知之說而稍稍求之久之而或有見焉
則雖口不離佛氏之說足不離佛氏之堂而心已醒而為
吾儒之心從前種種迷惑一朝而破又何患其不為吾儒
之徒乎此僕之所以誦言陽明子而不容已也夫道者天
下之達道而言道之言亦天下之公言也孔孟言之而不
足則程朱言之程朱言之而不足則陽明子言之陽明子
言之而不足則後之人又有言之者但不許為佛氏之徒
所借言而苟其借之而足以為反正之機則吾亦安得不
因其借者而借之以一伸吾道之是乎孟子曰楊墨之道
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僕亦曰陽明子之道不著佛老之道
不息道陽明之道言陽明之言且獨言其異同於朱子之
言殆亦以發明朱子之蘊善繼朱子之心以求不得罪於

孔孟焉而止耳僕聞之春秋之法先自治而後治人故曰君子反經僕亦與二三子共學陽明子而已矣今而後願足下偃旗息鼓反其分別異同之見而告自邑焉於以尊所聞而行所知日進於高明廣大之地則天下之士必有聞風而興起者吾道之明且行庶有日乎僕且暮跋之

答王生士美業洵戊寅十二月

前者辱諸君子非分之推自是諸君子東彘之好獨恨不位非其人終不敢違其本心之明而自處苟且以欺諸君子轉負諸君子港港之意昌黎子嘗著師說以明道收興起八代之權正所謂明道先乎吾而後儼然稱於天下曰師天下爭歸命焉其不然者唾面而往耳僕自視何如人愧隄救過之不遑而足下遂欲以古人望我不已過乎吾

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一

三

鄉陶石梁子惟為吾黨推重特其入門不免借途於釋氏一時從遊之士多以禪起家卒難驟迫於正亦其弊也僕與石梁持論每有異同或至水窮山盡之日將有廢然而返者未可知也夫以陽明先生之明睿而迴環出入於二氏者二十年反已覺其非而猶恨舊習之纏繞卒難擺脫且又若干年况後之君子乎吾輩於此姑且從容商訂時取其有益於坐下者而韋弦佩之且徐用涵育薰陶之法以聽其自化安知無陽明先生其人出焉計不出此而驟主分別之見至以異端攢同儕不示絕人已甚乎昔橫渠先生著訂頑砭愚二箴程子見之以為起爭端遂改東西銘古人於文字稱名且斤斤顧忌若此則諸君子之所以自處可知矣蓋已之取途不可不正而待人不可不寬已

之儒釋不可不辨而人之儒釋可姑置之不問諸君子之行履果能純乎儒而絕乎釋又何患學釋者之不去乎釋而從吾儒乎僕且翹首望之矣弟恐儒釋之辨終於言說而已則僕又如諸君子何哉今而後務期曠然大同歸於無我即有異同之見不妨互相規證庶幾學術會歸於一耳至於往來之禮終望諸君子止用後輩稱呼僕受之心安理得諸君子行之亦心安理得只此便是真學問惟足下諒之并致諸友

與管霞標

宗聖己卯六月

昨承教愛具仰與人為善之盛心佩服無已儒釋之辨各各取證於心不言其為大同小異况足下之教則全以儒宗詮佛乘并求所為小異處不可得矣僕每念如來法是

劉子全言

卷十九

書上

三

西方教法至達摩八震且便將震且教法和各其中此佛法一變也至今日所講則又一變也子韶慈湖其再生乎子韶慈湖亦儒者流而家風自成多與程朱別故后人目為禪至暮山則又與二子不同後人亦目為禪誠可異也僕嘗病儒者之學不傳自純公而後學者苦將孔孟頭地壓下無可立站處遂將此事一并送出於佛氏而佛氏亦沾沾自喜益土苴吾儒其為世道病亦不小僕而嘗以此意微與朋友言而聞者以終欲處佛氏於吾儒之上頗以鄙言為不然不知足下終以為何如也學問說到宗心處亦已至矣但善言心者一語可了不善言心者累千萬言說得天花亂墜亦不了譬如富人說金說黃說白已是剩語貧子說金終日贊嘆不已雖亦不離黃白之旨而聞者

反多眩驚矣前遇方外人極口談宗語不了僕意之日大
易神無方而易無體便是聖人分上甚是簡淡家風如此
高明以為然否

答葉潤山二已卯八月

大抵學者之於道不日進則日退而進退之機於已取之
自以為進者進也即自以為退者尤進也今者門下苟已
不安於前日之見則濯濯新知必有進於前日者矣而且
有擇不精行不力之病則自今以往又必有進於精且力
者矣此所謂曰進者也雖然使徒落想像邊事亦第二義
耳所舉損益二卦自是反躬實踐之地學者所當終身用
之不盡者但此中進退之機亦甚微細最宜時加體認等
是懲忿窒慾耳嘗人有嘗人之懲窒學人有學人之懲窒

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工

三

聖人又有聖人之懲窒不特取效有難易之分亦其下手
有精粗之辨也僕意讀易須以乾道為綱領乾知大始便
是懲窒功夫綱領處得此綱領則入細入粗把柄在手矣
所舉視無形聽無聲特行無地等語亦只是戒慎不睹恐
懼不聞之意歸之慎獨而已獨即前所謂乾體也然不免
悠然其辭近於佛老之說反晦本旨實之修辭立誠之意
殆不如此乃知吾輩論學只是樸實頭地一是一二是二
即指畫身心性命亦須一一有著落若天道有已然之迹
方可捱步尋求不墜落虛空窠臼耳目下所可高者出處
一節吾輩所學將以用世耳嘗事多難主恩未報可云長
往山林乎若言學則隨地皆學也言道則隨地皆道也亦
豈有內外人已體用之可歧乎勉之勉之嗚然而行可也

辛復元平生似有來歷僕嘗與之言見其議論頗正但未
下其持守若何凡人門面闊大者多不易持守亦甚留心
世道而不免太熱恐有枉尺直尋處論人只得取其長耳
其弟子曾君頤臨謹近聞作州有聲殊非俗吏比則師友
淵源可知不妨時時濔外之世間難得一念同道朋友也

答李孝廉咸世已卯十月

昨奉尊翁先生所述孔書不佞竊因是而求之吾夫子之
道其精者盡在魯論其富且美者在六經之緒言而其龐
者在家語如是而止耳其他散見於諸子百家之所補述
固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其得者不出魯論六經而其失
者止成其為諸子百家彼固有託焉故也語云孔子沒而
微言絕魯論之不異於天下久矣又取其似是者一切承
訛襲舛而附益之滙淄莫辨直覺無分推一切詖淫邪道
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上

无

之見而盡託之孔子之書又不幾操戈而入室乎竊謂當
草昧之初諸子百家爭鳴既喙非表章孔子之言不足以
勝之則此書於天地間不可一日無當末流之季諸子百
家乘閒竊發非慎守孔子之道不足以救之則此書於天
地間似當存而弗論焉可也昔孔子刪詩書不啻汗牛充
棟乃斤斤得此誠恐大道以多岐亡羊故也後人之傳魯
論示此意也夫僕為魯論一書惜改不敢輕為尚論

論羅近溪先生語錄二則示秦履思已卯十一月

孟子性善之說得告子生之謂性一問發揮隱躍最為痛
切先生却嫌告子不直不承當再着箇然字其然豈其然
生之謂性本是不錯然惟孟子真信得及所以同中說異
異中見同將三才之蘊一口道盡當此之時為告子者曰

然曰不然總是兩無著落故只以一點點頭乎然告子尚無許多伎倆只是疾雷一下忙無措地耳如此則是生之謂性一句尚是看不清楚也既認清楚則不須問矣既認清楚則并無杞柳湍水之問矣蓋告子學高而不得於心又不受孟子陶鑄所以終成異端其曰仁內義外只是有見於同無見於異耳慈湖有云只說渾成語也罷豈知渾成中正是不廢分柝在若不分柝便不成渾成義外者置而外之心中不欲說箇義在也義即是仁之義義外則不成其仁內矣故曰義禮智信皆仁也又曰吾儒之道理一而分殊理不患不一所難者分之殊後人都不理會只喜說儻侗大抵墮告子之見先生學告子而深者也學告子而深則近於孟子矣先生學孟子而過者也學孟子而

劉子全書

卷十九書上

甲

過則近於告子矣險哉險哉慎之慎之
赤子之心較孩提之童又小一二歲蓋純乎天者也孩提之童其在天人之閒乎天非人不盡改君子盡人以盡天而天其本也不有赤子之心焉得有孩提之童之知能哉赤子提宗最為端的先生之學可為直達原始正陽明意中事也然赤子之心人皆有之信得及直下便是聖人所謂信得及者只於此心中便覺一下耳纔學一下便千變萬化用之不窮雖千變萬化用之不窮卻非於此心之外又加毫末也此心原來具足反求即是反求即是覺地覺路即是聖路不隔身心不岐凡聖不圍根氣不須等待方是真潔淨學者但皆保任而已別無他認巧也如先生所言路八處不免反費推敲果如此說誰是善根不宿慧目

不清者又將此一項人頓放在何處意者先生所言悟處
終是因地一聲消息黃面老子於此費卻幾多工夫方得
了手如達磨且面壁九年况其他乎彼惟不識箇赤子之
心而求之未生前所以當面錯過反費追尋先生何故又
起爐竈也

答韓參夫位庚辰四月十六日

別道窺不禁離索之思竟冬抱疴入春少痊乃得為先公
完宿諾媿散人出之拙筆無當千秋耳搔執事閏正月二
日書殊為慰浣兼承教言倦倦以正學相切劘唯恐瞽人
之沒足榛荆坑塹也而亟納之康莊甚大惠也且感且佩
陽明先生良知之說執事既許其為孟子之言矣又嫌其
少箇數字一似有本體而無工夫豈知陽明立言之病正

劉子全書

卷十九書上

里

是以大學合孟子終篇牽強而執事反病其不合乎良知
之說本不足諱即間見遮迷之說亦是因病發藥但其解
大學處不但失之牽強而於知止一關全未勘入只教人
在念起念滅皆用箇為善去惡之力終非究竟一著與所
謂只於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濁清之句不免自相矛
盾故其答門人有即用求體之說又有致和乃以致中之
說又何其與龜山門下相傳一派顯相矛盾乎然則陽明
之學謂其失之粗且淺不見道則有之未可病其為禪也
陽明而禪何以處豫章延平乎只為後人將無善無惡四
字播弄得天花亂墜一頓掩入禪乘於其平日所謂良知
卽天理良知卽至善等處全然抹殺妄得不起後世之惑
乎陽明不幸而有龍溪猶之象山不幸而有慈湖皆斯文

之厄也大抵讀古人書全在以意逆志披牝牡驪黃而直
窺其神駿則其分合異同之際無不足以備尚論之資而
一脈大中至正純粹不雜之聖真心有恍然自得於深造
之餘者若或界限太嚴拘泥太甚至於因噎而廢食則斯
道終無可明之日矣僕願參夫且擴開心胷高擡眼鏡上
下古今一齊穿貫直勘到此心此理吾性吾命絕無躲閃
處必有進步也總之禪之一字中人日以故述之者既
明以佛氏之說納之吾儒之中而攻之者轉又明以吾聖
人之精微處推而讓之佛氏之地亦丑見其有以相勝古
之有慈湖今之有忠憲先生皆半雜禪門故其說往往支
離或深奧又向何處開攻禪之口乎嗚呼吾道日晦矣惟
參天留意

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上

答文燈巖司理

德翼庚辰四月十九日

三

友人自嘉禾來知門下貝錦之狀想日久論定已不足櫻
連人之冒次而門下猶喋喋及此蓋亦古人三自反之學
仰窺大君子處流言而不失几几之度者如此也出處去
就之間自是吾輩大閑義命二字孔孟家法而孔子又云
疾固孟子不為悻悻乃知非義之義與精義之義有辨即
俟命之命與立命之命亦有辨君子察乎此二者而可以
得進學之地矣更推及思誠之說則究竟法也聖誠而已
矣學以至乎聖人之道者思誠而已矣思之思之鬼神通
之所以精義也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繇手我更繇手誰
所以立命也心之官思也而曰未起無起而無不起也隨
用而見非待用而起也有用有不用有起有不起者非思

也念也以念為思是認賊作子也又以無念為思是認子作賊也蓋念之有起有滅者動靜所乘之幾而心官之無起無不起者太極本然之妙也此可以觀思誠之說矣謂思即誠可謂誠即思亦可故曰誠之又曰何思至哉亢公之學何幸門下身發其蘊乎不欲為苟去又不欲為苟就思之思之可以觀誠矣誠不誠至不至已也動不動人也學以求已而已矣一管之見敢以質之高明亦藉手展吾向往之私云爾

復曹遠思進士 庚辰九月

知恥近勇一語殆是吾輩頂門針不佞請姑就來教所及者而請事焉可乎夫恥者人之本心也而體蘊有辨孟夫子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他日解之日指不若人則知

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上

里

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今人之情慳焉無所用恥者鮮不以一指易肩背此可謂之知恥乎不能知恥雖有恥與無恥同亦何怪日即於忽忽而不振乎此知恥近勇之說也會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正以自反欺廉一著為一生定命符此真能知恥者也降而北宮孟施雖儼然自喜可以目無萬乘然而繇君子觀之直一指之伎倆耳是故與其貌而法三代之事不若尚論三代之人而尚友之之為真與其浩而窮六經之書不若擇其要者而圖之如南容之復自圭屏山氏之讀易之為約而易操與其知文盡天下賢人君子不若闇然日章不出戶而知天下則其於當世之務亦固無事於敷教然矣以門下之抱異日者即一當而起生民於溝壑措宗社於安瀾亦豈異人任然苟學不

聞道而徒以一切倖倖者當之卽幸而得之亦正一指之
使倆不足為賢者道也晦菴先生曰真正英雄每從戰兢
惕厲中來請為執事誦之目今一切事不能盡如我意只
可付之嘆息惟循分自裁於當場處莫放過便是積累處
若於當場處不肯放過則隨我今日境界便有事業可做
若以其近者易者而忽之曰我欲云云安知非出位之思
乎且思當場時又當作何狀其中情之不繼正堪回頭猛
省耳來教曰寬著意思嚴立功程近之矣苟於此弗失則
名世事業亦何所不辦乎要其本在知所用恥始正無事
於窮求也

復沈石臣進士中柱庚辰九月

夜來讀言志錄大為擊節門下志操雅自耿耿如此將來
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上

四

豎立亦何可量人患無志耳此志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
則小效君子亦求其大者而已承教孟子求放心一節直
是吾儕終身進學之要人心至神操存舍亡之間往往間
不容髮已立志後方許高量此語也又云知求正是學問
得力處學問者致知之路也心外無知故曰良知知外無
學故曰致知又云思則得之思卽致知之別名原來卽本
體卽工夫也又曰慎思懼其放也又曰近思懼其放而外
也古人立言字字鞭入底裏其要歸於知止耳所謂思則
得之也性者心之理也心以氣言而性其條理也離心無
性離氣無理雖謂氣既性性既氣猶二之也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皆指一氣流行之機呈於有知有覺之項其理有
如此而非於所知覺之外另有四端名色也卽謂知此理

學此理猶二之也良知無知而無乎不知致知無思而無乎不思不可以內外言不可以寂感界收動歸靜取物證我猶二之也告子不得於心不致知故也故孟子反之以知言不求於氣不識性故也故孟子反之以養氣養氣即養其性之別名先儒以為獨前聖所未發蓋取其善言性善云非謂此一頃工夫至孟子才說破也總之性一心耳心一知耳許多名色皆隨指而異只一言以蔽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入門究竟更無別法隨皆用力隨處體認無有喫緊於此者來致剝斷詳盡猶或不免以名色致疑要在反身而求之始得惟高明批示仍得開我茅塞也

復陳幾亭中翰龍正庚辰九月

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上

里

學問進步若何想下手人時時是工夫自時時有進步際此時艱能上格君心否中轉士大夫氣習否下拯生民於塗炭否今日種種自信得過探囊而出時措之耳世少讀書人僅留老兄輩一二不多得勉之幸自愛異日無負高先生沈石臣沉潛之器涸陷之衷大是道品將來世道當依賴之辱不棄遂引為肺腑更望老兄時時獎進之切剴之亦吾黨喫緊事也弟老病日甚坐下一著雖稍覺有親切處終媿踐履未能純一只虛知解閒說話多耳承教步步著實便是頂門針也佩之

復沈石臣 二 辛巳六月二十二日

承教首及精密二義便是反身一著到頭地凡學而求之身以外總屬邪廓總屬畧覩安往而不雜且漏乎苟識吾

身焉善反之反之又反以至於盡易稱精義入神精此而已又云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密此而已神是何物卽此身之真歸宿此亦何名卽此理之真面目卽精卽密卽身卽反推勘至此事心之功於斯爲至善學者於精密諦義時時觀體承當吾弟無所以雜之已矣不必更求所以精也吾且無所以漏之已矣不必更求所以密也若曰吾更求所以精之斯不精矣又曰吾更求所以密之斯不密矣主敬二字古人大有分曉正無所以雜之漏之之謂耳原來不是另有一事則敬之至也敬則無往不敬精則無所不精密則無所不密始於一念一事推而達之天下國家洋洋優優都是此道理充塞宇宙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故主敬所以存誠也存誠所以誠身也誠身要矣主敬

劉子全書

卷十九書上

四

亟焉以是知主敬之功頗無許多名目纔有許多名目若曰如何而容止如何而人倫如何而日用便開夾雜之門立誠之說只在自身立命纔向身外尋求姑曰如何而坐立寢臥如何而妻子僮僕如何而閭里親朋以往且如何而一一措辦總成竇漏之因則亦不可不辨之蚤也雖然講解邊事仍非坐下事若是坐下事亦須如執事所云一位道分明始得來教殊爲向來影響人大證一步深爲佩服今且只恁地一一位置去自然有長進莫向託說夢說生活也何如王程旣迫亦是不容久滯家園當言涉世只在箇中初非更端敬之敬之而已

答劉乾所學憲

麟善辛巳十一月

領大教極足開我固陋之見於高明神見儘是無疑吾輩

無撒手懸崖伎倆不得不借一方便法門如良知天理者是翹躬之說亦復如是然細參之亦本是真實諦義易良卦便是此義註脚如曰良其身止諸躬也不善會卻是良其身上諸身也之謂矣因思盈天地間凡道理皆從形器而立絕不是理生氣也於人身何獨不然大易形上形下之說截得理氣最分明而解者往往失之後儒專喜言形而上者作推高一層之見而於其所謂形而下者忽忽離兩無依據轉為釋氏所藉口真所謂開門而揖盜也至玄門則又徒得其形而下者而竟遺其形而上者所以蔽於養生之說此道之所以嘗不明也讀來教曠若發矇矣第亦近見得此道頗親切淺易全者不得一切捕風捉影之解只是工夫粗時為形器所滯耳既撫實便須致精以

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上

四

八之精則精神則一矣請於門下之言三致意焉

答某邑令

辛巳十二月

承教作令之難自古而然乃近者更加以急公之誦際以桿穴禦患之難宜賢者有不免執掌於其間者然舍此心此理之外亦豈有他謬巧乎心量無窮善盡其心者每於絕處逢生故心無盡理與之俱無盡理無盡故事與之俱無盡此非可以聲音笑貌為也惟賢者勉之

答嘉善令

辛巳十二月

承論求放心之說至矣哉簿書錢穀皆放心之地亦即是求心之地此居官者當以學問為第一義而不可不日加之意者也夫心非一膜之心而宇宙皆足之心也故善事其心者無有乎內外顯微動靜之間而求其所謂本心者

亦曰仁義而已矣生生之謂仁時措而宜之之謂義是也其不善言心者反是內外顯微動靜皆成兩畔於是日置其心於一膜之地而遺其所謂宇宙者卒亦以其心為血肉之心槁焉而不靈矣有生之妙真雞犬之不若矣求之於靜失之於靜求之於敬失之於敬求之於覺失之於覺靜也敬也皆似之而非者也不得其說皆死道也故固放在一膜之中求不求在宇宙之外既不免以其放者為求又安得不以求者為放簿書錢穀之皆心者為其有以害吾之生心也君子生其心以生人生百姓一簿書焉而生生一錢穀焉而生生則學問之道又孰有大於此者乎不然即求之簿書錢穀也而放愈遠矣頓門下勉之

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工

足

答某司理 辛巳十二月

今天下非無才之患而無本心之患學士大夫之不知有心人矣况云本心何物心在而膽決焉此所謂純氣之守也故學問之道舍事心無可為功者心其本也膽其幹也而才氣則其枝葉之決疏者也今或檢其本而徒植其幹於計已疎矣况區區擁護於枝葉者乎則亦何怪其生意之槁焉而無餘也即今一官有一官學問刑名之地動見本心焉心既不差輕重出入之間見得然與之然見得不然便與之不然心下自肯自決又何騰與氣之不相配而出乎說在孟夫子之言不動心矣

答葉潤山三

壬午五月

所不體用一原之說乃先儒卓見道體而後有是言只今

以讀書為一項事做官為一項事豈得成體用更復何一
何原須知此理流行心目之前無用非體無體非用蓋自
共可見者而言則謂之用自其不可見者而言則謂之體
非截然有兩事也日用之間持而循之便是下學反身之
地嘿而成之即是悟機此所謂即學即達非別有一不可
思議之境界也故知道者疏水曲肱與金革百萬用則同
是用體則同是體也善乎知止之說其入道之竅門乎良
其止止其所也止其所者心膺之間天理正當之位也此
位運量無方一掬不為小上天下地往古來今不為大又
何有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之交乎知乎此者謂之知微
惟其無微非顯是以無體非用惟其顯微無間是以體用
一原然則吾濟學道只從微字討消息可乎敢以質之高
明

劉子金書

卷十九 書上

四

答葉潤山四

附來書壬午六月朔日

學庸層解承批示覺向來所見種種滋疑如傳釋
誠意古本原為第一章誠為有見註意者心之所
發因誠意傳中有好惡字面當屬動一邊若以為
心之所存豈即中庸言未發之中與格物所以致
知此本末一貫學問先生若云向末一邊若以為
心之所存傳約互用與此不得不再請益也

意為心之所存正從中庸以未發為天下之大本不聞以
發為本也大學之教只是知本身既本於心心互得不本
於意乃先儒既以意為心之所發矣而陽明又有正心之
說曰知此則知未發之中觀此則欲正其未發之心在先

誠其已發之意矣通乎不通乎然則來教所云好惡何解
僕則曰此正指心之所存言也大學自知至而後此心之
存主必有善而無惡矣何以見其心有善而無惡以好必
於善惡必於惡也好必於善如好好色斷斷乎必於此也
惡必於惡如惡惡臭斷斷乎必不於彼也必於此而必不
於彼正見其存主之誠處故好惡相反而相成雖兩用而
止一幾此正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蓋此之好惡
原不到作用上看難能好能惡民好民惡總向此中流出
而但就意中則只指其必於此不於彼者非也情之好惡
也意字看得清則幾字纔分曉幾字看得清則獨字纔分
曉孟子曰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正此之謂也難道
平旦之時未與物接便是好人惡人凡好民惡之謂乎大

劉子全書

卷十九書上

辛

學以好惡解誠意分明是微幾以忿懣憂患恐懼好樂決
裂處解正心分明是發幾故也即以誠正二字言之誠之
理微無思無為是也正之理著有倫有眷之謂也此可以
得誠意正心先後本末之辨矣陽明先生惟於此解錯所
以只得提出良知二字為主柄以壓倒前人至他日解中
庸亦有致和以致中等語兩相遷就以晦經旨而聖學亦
明於天下矣數年來每與朋友聚談不已僕反復之而終
不能強從相沿之說門下姑畱此一段話柄徐而思之或
他日有以解我之固見乎至於本末一貫之說先儒謂本
末只是一物蓋言物則無所不該盈天地之間惟萬物而
必有一者以為之主故格物之始在萬上用功而格物之
極在一上得力所謂即博即約者也博而反約則知本矣

本者止之地知本則知至而知止故授之以意誠意誠則心之主宰處止於至善而不遷矣故意以所存言非以所發言也止善之量雖通乎心身家國天下而根柢處只主在意上此佛氏所謂一毛頭上生活也知此則動而省察之說可廢矣今非敢謂學問真可廢省察正為省察只是存養中最得力處不省不察豈得所為嘗惺惺者存又存箇甚養又養箇甚今專以存養屬之靜一邊豈得不流而為禪又以省察屬之動一邊安得不流而為偽不特此也又於二者之間方動未動之際求其所為幾者而謹之豈得不流而為雜二之已不是况又分為三乎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此其歸也然則學問之要只是靜而存養乎曰道著靜便不是曰不睹不聞非乎曰先儒以不睹不

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上

辛下

聞為已所不睹不聞果如此除是死時方有此耳然則幾者動之微何以有動有動則必有靜矣曰此之謂動非以動靜之動言也復其見天地之心是也心只是一箇心嘗惺而嘗覺不可以動靜言動靜者時位也以時位為本體傳註之譌也唯易有寂然不動之說然卻與感而遂通作一句看非截然兩事也雖然陰陽動靜無處無之時位有動靜則心體與之俱動靜矣但事心之功動也是嘗惺惺此時不增一些子增一些子則物於動矣靜也是嘗惺惺此時不減一些子減一些子則物於靜矣此心極之妙所以無方無體而慎獨之功必於斯而為至也

答門人祝開美一淵癸未正月五日

此道本不遠於人學者只就日用尋常間因吾心之所而

者而一一措諸踐履便是進步處且不必向古人討分曉也卽如今日驟過期喪自是本心迫切處因此發箇哀戚心不肯放過卽與之制服制禮何等心安理得此外更求道乎由此而推則所謂三年之喪期功之制祭祀之節家庭拜跪亦皆以是心裁之而沛然矣心所安處卽是禮所許處其間有古今之異宜有鄉風之沿習固未可一概膠柱而鼓瑟也惟大節目處有斷然從之則人違之則獸者不可不自勉亦只是時時挑動良心自有不容已處便只得心安意肯去做此外別難着力也流俗之病錮盡世人鮮得自拔只為習中所見仄小所謂小人人丈夫不合小了也纔肯闢開見地便當稍有立脚處其間又有立異以爲高者若全不向見地討分曉而但較量於清濁之間以

劉子全言

卷十九 書上

十一

去彼而取此則雖稍能立定脚跟亦只是五十步笑百步況又有墮落一邊而不自知者其弊又將有過焉者乎總之人心本無不明轉爲一種習聞習見遮蓋着重重容易不出頭所以措足都差世人靈魄相搏都向暗地裏過日子者多此處發箇猛省便當一日千里也

期喪百日内飲食居處宜變於嘗日此外通融可也若嫁娶亦須旣葬方以不得已行之

復李二河翰編士淳癸未二月十二日

格物雖格盡天下之物然其要只是知本蓋物有萬而本則一也卽朱子云表裏精粗全體大用正這此中消息可爲分明世以爲支離者悞也若陽明先生言格去物欲反有礙格去物欲是禪門語徑吾儒用不着若只說爲善去

惡是格物亦不妨兩先生是同是異須善理會夫所謂知本者依舊只是知誠意之爲本而本之不是懸空尋箇至善也知止而后有定靜安慮得所謂知至而后意誠也前後非兩件事亦並非架屋疊牀但亦須看得意字分曉方有下落匆匆作答殊媿率爾

答吳生懋九

癸未三月八日

盡其在己聽其自然二語便是入道之訣然又以爲難而惟恐聽之之不靜則又轉自退託矣虛冒固不可退託亦不得也僕請更加進焉盡其在己盡其心而已聽其自然聽之天也求盡諸心則有主矣孰爲難者聽之在天則心益有主矣孰爲不靜者故求道之要莫先於求心心求之而卽在亦畢世求之而未必在嚴乎嚴乎

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上

答史子虛

孝咸癸未除夕

三

偶有問答爲令弟發覆不免語長未能歸一伏承尊教復披摘至此殊切感佩讀兄所言良知處大是通透了徹知近日所見之別所養之深則同異之見亦不必屑屑於取必矣然區區誠意之說竊亦偶窺聖經而反此一則不欲說壞意字謂心意知物只一串事不應心與知合作一事而獨置意於膜外若意是有善有惡之意則心亦是有善有惡之心知亦是有善有惡之知并物亦是有善有惡之物却又如何得一一反之無竊以自附於龍溪先生之旨非敢爲倡也一則不欲說粗意字謂大學之教只是知本不應致知之後首入粗根先洩此一點靈光於未稍一著而且云欲正其心之本先誠其意之末終屬顛倒竊以自

附於陽明先生古本序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之說亦非敢爲倡也惟是主張不免太過語意之疵則誠有之矣至來教云動而已形者屬何物竊謂誠則自形形又何物誠則形形卽是誠其旨已見於誠意本傳故中庸亦云莫顯乎微又曰知微之顯又云夫微之顯可謂深切著明古人學問全副向靜存處用更無一點在所發處用并無一點在將發處用蓋用在將發處便著後著也且將發又如何用功則必爲將爲迎爲憧憧而後可耳若云慎於所發依舊是存處工夫僕每痛古人微言一一被後人說壞使大道不明高明之士輒存見少紛紛多岐未能歸一故往往不惜破荒開口而曲折頗長尚嫌數他珠故不敢盡呈於有道俟高明斧正後再有開發隨便請益耳

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上

語

答史子復

孝復癸未十月

昨小語幸蒙批示匆匆畧讀一過蓋亦有與鄙意互相發明者如謂僕之所云意蓋言知是也則其他可以類推知意之與知分不得兩事則知心與意分不得兩事矣分晰之見後儒之誤也意爲心之所發古來已有是疏僕何爲獨不然第思人心之體必有所存而後有所發如意爲心之所發則孰爲心之所存乎如心以所存言而意以所發言則心與意是對偶之物矣而惡乎可總之存發只是一幾故可以所存該所發而終不可以所發遺所存則大學誠正一關終是千古不了之公案未可便以朱程之言爲定本也陽明先生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僕則曰好善惡惡者意之動此誠意章本文語也如以善惡屬意則好之

惡之者誰乎如云心去好之心去惡之則又與無善無惡之旨相戾今據本文果好惡是意則意以所存言而不專以所發言明矣好惡云者好必於善惡必於惡正言此心之體有善而無惡也故好惡兩在而一機所以謂之獨如曰有善有惡則二三甚矣獨卽意也知獨之謂意則意以所存言而不專以所發言明矣總之一心耳以其存主而言謂之意以其存主之精明而言謂之知以其精明之地有善無惡歸之至善謂之物識得此方見心學一原之妙不然未有不墮於支離者但此等分解亦只是訓詁伎倆與坐下了無干涉吾輩能切己反觀於生身立命之原時有把柄不復墮落影響則此心此理自有不言而相喻於同然者矣

劉子全書

卷十九書上

五

與開美二乙酉二月

身所住處心卽在是甚善須知此身非止七尺腔子滿世界皆心滿世界皆身也故又曰天下何思何慮何曾止向七尺討分曉乎爲此說者恐其神明受鋼於形骸而漸起一種自私自利之見耳不如大易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認得位字清楚亦何至坐馳之有

與開美三乙酉三月

乙酉三月

凡功夫以用而不用爲善一下有但有沾滯爲用處但有

一念焉可

皆害道也凡道體以得而無所得爲真得但有

一物焉可指以爲得皆其得在外者也必也天下何思何慮乎一致而百慮殊塗而同歸天下何思何慮乎君子亦求之一者而已矣但遣思慮亦不得也何日再還山陰之

掉令此道終不孤乎

答開美四 乙酉三月

道體尚未平復何也詢之使者近日頗無醫藥之誤無乃
寇自內起乎凡病未有無因而至者一切粗根細根皆須
審求此後益不得放過也工夫切在夙夜男女間飲食起
居間語默動靜間於此一一不放空亦不攙攬分外則心
地可帖帖無事矣卽世緣之應違皆自心生方寸之外別
無荆棘也自此而靜觀造物之妙化育流行傍花隨柳惟
我適意而已是故可以忘物我一得喪齊死生古之知道
者如是前書不盡又迎來教奉答諸惟願順時節養

只欲答開美五

附問乙酉六月

問不見可欲故靜證本體於何思何慮之天無暴

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上

五

其氣則和必有事於勿忘勿助之際

只扼定何思何慮勿忘勿助兩言做工夫便能尋向上去
第恐峻絕處著手不得反成退步耳努力

只欲答史子復二

附來書乙酉五月

來書云細釋大學參疑具仰衛道苦心竊謂大學

一書旣無的證可據卽位置精確總屬臆說說旣

無徵何如姑置勿論從來聖學正傳畢竟知先而

行後經傳中有析言之者大學以致知先誠意中

庸以明善先誠身論語以知及先仁守而孟氏則

有始終條理及巧力之說尤爲明確有專言知而

不更贅一行字者大學首揭明明德他如孔子之

朝聞夕死孟氏之見知聞知程子所謂未存真知

而不能行者是也大學三綱既首明明德矣入目
遞爲先後之辭而復以致知先誠意亦猶中庸之
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其示人下手緩急若是其鑿
鑿也而後乃專以誠言而不更及致知明善者則
先生所謂誠爲專義了義致知明善爲誠意誠身
而設者是已顧旣爲誠而設則舍致知明善決無
能誠之理蓋誠之爲言无妄也无妄豈易言哉天
下惟合下至誠之聖人不必更言致知明善其次
則未有不自明而誠者第致知之知初非聰明情
識之下度茲以尊言誠意而猥欲抹殺其所自因
抑按致知知止之知僅爲知修身爲齊治平之本
知誠意爲修身之本而并以中庸明善爲證云

則凡粗完大學訓話者舉造定靜安慮等境界乎
蓋必真知未發本體而後謂之致知明善亦必致
知明善之誠而後可爲專義了義不然則如射者
不先中的之巧而徒從事於貫革之力正使登峯
造極不過爲清任和之三子下此則涑水元城流
輩而已非了義并失專義矣以是竊謂功夫喫緊
不必爭辯於已發未發而要在致力於真見未發
是何面目與其絲敬入誠爲伊雜正脈固不如絲
致知入誠意絲明善入誠身先識仁體而以誠敬
存之之尤爲洙泗正宗也至謂陽明古本序中欲
遷就其致良知之旨與首二語自相矛盾且以已
發解意字與中庸矛盾尚欠一番玄會以此判獻

前人似尚未是釋之定國奏當恐前人不任受此
冤抑耳仰恃知愛輒敢罄其狂瞽少效他山之助
惟先生有以教之

承示格致之義三復之餘已微同調第其間不無手輕手
重之勢亦一時成見使然非果相矛盾也夫學者覺也纔
言學已從知字爲領路豈惟學此知困此知卽生知之知
亦是此知則誠意之必先格致也與誠身之必先明善也
夫人而知之僕亦嘗竊聞之矣一日有感於陽明子知行
合一之說曰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夫真切篤實非徒
行字之合體實卽誠字之別名固知知行是一誠明亦是
一所以中庸一則互言道之不明不行一則合言誠明明
誠可爲深切著明惟是立致之旨必先明而後誠先致知
劉子全書

卷十九 書上

五

而後誠意凡以言乎下手得力之法若因此而及彼者而
非果有一先一後之可言也至於所以致知方不離誠
之之目五者而陽明子更加詮註則曰博學者學此者也
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辨者辨此者也篤
行者行此者也可見舍此之外更無學問思辨可言他日
又曰約禮是主意博文是工夫又總言之曰道問學是尊
德性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格致是誠
意工夫將古來一切劈開兩項工夫盡合作一事真大有
功於學者猶恐其不能合也直於大學工夫邊事輕輕加
一良字以合於明德之說以見卽工夫卽本體可爲費盡
苦心凡此皆丈妙契有日卽僕亦嘗口耳而聞之頗見一
二於參疑中已蒙丈稍稍卽可此僕所謂自附於同調者

也至所謂手輕手重云者丈有見於工夫邊事重舍工夫別無主意可覓以自附於一先一後之本文僕竊有見於

卷十九書上

主意亦安得有工夫可下以自附於古本諸傳首誠意與所謂誠意者直指單提之本文政如射者先操弓挾矢而後命中與欲命中而始操弓挾矢不能無少異然其實同於一射而已又如道長安者先辨出門路程而後入京師與必有欲入京師之意而始出門以取路程不能無少異其實同是長安道上人則亦何害其爲大同而小異乎此外畧有可商者丈言致知之知非聰明情識之知而謂徒知修身爲齊治平之本不足以言知至似矣無奈經文明言物有本末修身爲本此謂知本此謂知至明白直截前人衍之而陽明子復之衍之者是乎復之者是乎復之者

劉子全書

卷十九書上

堯

而誠是也則知本之知可易言乎學必知止乃能知本知止之知可易言乎知止則止矣止至善可易言乎絲知止而定靜安慮得所謂致知者也卽所謂誠意者也是以謂之知本是以謂之知至故曰知至而后意誠知止之知合下求之至善之地正所謂德性之良知也故言知止則不必更言良知陽明子之言良知從明德二字換出亦從知止二字落根蓋悟後喝語也而不必以之解大學以大學原有明德知止字義也今於一章之中必分格物之物非物有本末之物必分致知之知非知本知止之知且以爲猶有所不足也必撰一良知以附益豈不畫蛇而添足乎若曰以良知之知知止以良知之知知本則又架屋疊牀之甚矣大學言致知原以工夫言不特致字以工夫言并

知字亦以工夫言乃明明德一句中上明字脫出非下明
字脫出今若加一良字則知字似以本體言全是下明字
脫出矣所以又有知良知悟良知之說則又架屋疊牀之
尤甚矣夫曰知良知悟良知則本體工夫一齊俱到此外
更有何事宜乎誠意一關不免受後人之揄揶矣竊嘗論
之據僕所窺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陽明子之學致良知
而已矣而陽明子亦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凡以亟復
古本以破朱子之支離則不得不遵古本以誠意爲首傳
之意而提倡之至篇終乃曰致知焉盡之矣又鄭重之曰
致知存乎心悟亦何怪後人有矛盾之疑乎前之既重正
心而曰眼中著不得金玉屑後之又尊致良知而以知是
知非爲極則於學問宗旨已是一了百當又何取此黍稗

劉子全書

卷十九書上

六

雙行之種子而姑存之而且力矯而誠之誠其有善固可
斷然爲君子誠其有惡豈不斷然爲小人卒乃授之知善
知惡而又爲善而去惡將置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一語
於何地乎僕不敏不足以窺王門宗旨抑聊以存所疑竊
附於整菴東橋二君子之後倘陽明子而在未必不有以
告我也未發之中委是難言姑請以誠字求之朱子曰中
庸言中又言誠何也曰橫看成嶺側成峯至宋人香氣象
之說蓋不得已而誘人入路之法姑當別論陶周望曰虛
空中大蹻一實地殊可思也道者天下之達道學者天下
之公言前人嘔呶而爭久矣辨異致同端在今日如果同
也借寸莛之叩以發洪鐘如其異也道無異學無異願丈
指其同者而同之僕敢獨爲異乎然丈之啓我亦已多矣

